

欽定宋史

卷三百四十二  
之四十二  
五

宋史卷三百四十一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

王存 孫固 趙瞻 傅堯俞

王存字正仲潤州丹陽人幼善讀書年十二辭親從師于江西五年始歸時學者方尚雕篆獨爲古文數十篇鄉老先生見之自以爲不及慶曆六年登進士第調嘉興主簿擢上虞令豪姓殺人久莫敢問存至按以州吏受賕豪賂他官變其獄存反爲罷去久之除密州推官修潔自重爲歐陽修呂公著趙槩所知治平中入爲國

子監直講遷祕書省著作佐郎歷館閣校勘集賢校理  
史館檢討知太常禮院存故與王安石厚安石執政數  
引與論事不合卽謝不往存在三館歷年不少貶以干  
進嘗召見便殿累上書陳時政因及大臣無所附麗皆  
時人難言者元豐元年神宗察其忠實無黨以爲國史  
編修官修起居注時起居注雖日侍而奏事必稟中書  
俟旨存乞復唐貞觀左右史執筆隨宰相入殿故事神  
宗聽其言聽直前奏事自存始也明年以右正言知制  
誥同修國史兼判太常寺論圓丘合祭天地爲非古當  
親祠北郊如周禮官制行神宗切於用人存請自熙寧

以來羣臣緣論事得罪或誑誤被斥而情實納忠非大過者隨材召擢以備官使語合神宗意收拔者甚衆又言赦令出上恩而比歲議法治獄者多乞不以赦降原減官司禁謁本防請託而弔死問疾一切杜絕皆非便也執政不悅五年遷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京師並河居人盜鑿汴隄以自廣或請令培築復故又按民廬侵官道者使撤之二謀出自中人既有詔矣存曰此吾職也入言之卽日弛其役都人驩呼相慶進樞密直學士改兵部尚書轉戶部神宗崩哲宗立永裕陵財費不踰時告備宰相乘間復徙之兵部太僕寺請內外馬事

得專達母隸駕部存言如此官制壞矣先帝正省臺寺  
監之職使相臨制不可徇有司自便而墮已成之法元  
祐初還戶部固辭不受二年拜中大夫尚書右丞三年  
遷左丞有建議罷教畿內保甲者存言今京師兵籍益  
削又廢保甲不教非國家根本久長之計且先帝不憚  
艱難而爲之旣已就緒無故而廢之不可門下侍郎韓  
維罷存言去一正人天下失望忠讜沮氣讒邪之人爭  
進矣又論杜純不當罷侍御史王覲不當罷諫官四方  
奏讞大辟刑部援比請貸都省屢以無可矜恕却之存  
曰此祖宗制也有司欲生之而朝廷破例殺之可乎又

言比廢進士專經一科參以詩賦失先帝黜詞律崇經術之意河決而北幾十年水官議還故道存爭之曰故道已高水性趨下徒費財力恐無成功卒輟其役蔡確以詩怨訕存與范純仁欲薄其罪確再貶新州存亦罷以端明殿學士知蔡州始存之徙兵部確力也至是爲確罷士大夫善其能損怨歲餘加資政殿學士知揚州揚潤相去一水用故相例得歲時過家上冢出賜錢給隣里又具酒食召會父老親與酬酢鄉黨傳爲美談召爲吏部尚書時在廷朋黨之論寔熾存爲哲宗言人臣朋黨誠不可長然或不察則濫及善人慶曆中或指韓

琦富弼范仲淹歐陽修爲黨賴仁宗聖明不爲所惑今日果有進此說者願陛下察之由是復與任事者戾除知大名府改知杭州紹聖初請老提舉崇禧觀遷右正議大夫致仕舊制當得東宮保傅議者指存嘗議還西夏侵地故殺其恩典旣而降通議大夫存嘗悼近世學者貴爲公卿而祭祀其先但備庶人之制及歸老築居首營家廟建中靖國元年卒年七十九贈左銀青光祿大夫存性寬厚平居恂恂不爲詭激之行至其所守確不可奪司馬光嘗曰並馳萬馬中能駐足者其王存乎孫固字和父鄭州管城人幼有立志九歲讀論語曰吾

能行此徂徠石介一見以公輔期之擢進士第調磁州  
司戶參軍從平貝州爲文彥博言脅從罔治之義與彥  
博意協故但誅首惡餘無所及轉霍邑令遷祕書丞爲  
審刑詳議官宰相韓琦知其賢諭使來見固不肯往琦  
益器重之引爲編修中書諸房文字治平中神宗爲穎  
王以固侍講及爲皇太子又爲侍讀至卽位擢工部郎  
中天章閣待制知通進銀臺司种諤取綏州固知神宗  
志欲經畧西夏欲先事以戒卽上言待遠人宜示之信  
今無名舉兵非計之得願以漢韓安國魏相唐魏徵論  
兵之畧參校同異則是非炳然矣兵凶器也動不可妄



妄動將有悔大臣惡其說出知澶州還知審刑院復領銀臺封駁兼侍讀判少府監神宗問王安石可相否對曰安石文行甚高處侍從獻納之職可矣宰相自有其度安石狷狹少容必欲求賢相呂公著司馬光韓維其人也凡四問皆以此對及安石當國更法度固數議事不合青苗法出又極陳其不便及韓琦疏至神宗感動謂固曰朕熟計之誠不便固出語執政曰及上有意宜亟圖之以福天下既而竟從安石固復領銀臺司孔文仲對制策忤時政報罷固言陛下以名求士而士以實應今反過之何哉今謂文仲之言以惑天下臣恐天下

不惑文仲之言以文仲之黜爲惑也胡宗愈坐言事逐蘇頌陳薦以論李定罷固皆引誼爭之時議尊僖祖爲始祖固議曰漢高以得天下與商周異故太上皇不得爲始封光武中興不敢祖春陵而祖高帝宋有天下傳之萬世太祖功也不當替其祀請以爲始祖而爲僖祖別立廟禘祫之日奉其祧主東向以伸其尊合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屈之意韓琦見而歎曰孫公此議兄以不朽矣加龍圖閣直學士知真定府遼人盜耕解子平地歲且久吏爭弗能還固微得其要領折愧之正疆地二百里熙寧末以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元豐初同知

樞密院事時征安南建順州其地瘴癘不堪守國請棄  
之內徙者二萬戶諜者告夏人幽其主神宗欲西討國  
數言舉兵易解禍難神宗曰夏有釁不取則爲遼人所  
有不可失也固曰必不得已請聲其罪薄伐之分裂其  
地使其會長自守焉神宗笑曰此真酈生之說爾時執  
政有言便當直度河不可留行固曰然則孰爲陛下任  
此者神宗曰朕已屬李憲固曰伐國大事也豈可使宦  
官爲之今陛下任李憲則士大夫孰肯爲用乎神宗不  
悅他日固又曰今五路進師而無大帥就使成功兵必  
爲亂神宗曰大帥誠難其人呂公著曰旣無其人曷若

已之固曰公著言是也初議五路入討會于靈州李憲由熙河入輒不赴靈州乃自開蘭會欲以弭責固曰兵法期而後至者斬今諸路皆進而憲獨不行雖得蘭會罪不可赦神宗不聽其後師果無功神宗曰朕始以孫固言爲迂今悔無及矣改大中大夫樞密副使進知院事以疾避位拜觀文殿學士知河陽尋提舉嵩山崇禧宮哲宗卽位以正議大夫知河南府徙鄭州元祐二年召除侍讀提舉中太一宮遂拜門下侍郎哲宗與太皇太后矜其年高每朝會豫節拜儀聽休於幄次固數乞骸骨太皇太后曰卿先帝在東宮時舊臣今帝新聽政

勉留輔導或體中未安取文書於家治之可也固感激  
強起視事復知樞密院事累官右光祿大夫五年卒年  
七十五哲宗太皇太后皆出聲泣時文彥博致仕歸洛  
將宴餞崇政殿以固在殯罷之輟視朝二日贈開府儀  
同三司諡曰溫靖固宅心誠粹不喜矯亢與人居久而  
益信故更歷夷險而不爲人所疾害嘗曰人當以聖賢  
爲師一節之士不足學也又曰以愛親之心愛其君則  
無不盡矣司馬光退處固每勸神宗召歸及光爲陳州  
過鄭固與論天下大事至數十日公行且相宜視先後  
緩急審處之傅堯俞銘其墓曰司馬公之清節孫公之

淳德蓋所謂不言而信者也世以爲確論紹聖時奪遺澤元符二年奪所贈官列元祐黨籍政和中徽宗以固嘗爲神宗宮僚特出籍悉還所奪

趙瞻字大觀其先亳州永城人父剛太子賓客徙鳳翔之藍屋瞻舉進士第調孟州司戶參軍移萬泉令捐圭田修學宮士自遠而至改知夏縣作八監堂書古賢令長治迹以自監又以祕書丞知永昌縣築六堰灌田歲省科斂數十萬水訟咸息民以比召杜升太常博士知威州瞻以威茂雜羣獠險而難守不若合之而建郡於文川條著其詳爲因山別錄後熙寧中朝廷經理西南

就贍取其書考焉遷尚書屯田員外郎英宗治平初自  
都官員外郎除侍御史上疏曰英斷獨化人主至權也  
審至權者當主以天下之大公揆以天下之正論如是  
而後權可一也若夫積久之敝陛下其思焉刑賞施設  
之失可革則革號令言動之過可止則止輔相賴其用  
宜責其効臺諫知其才宜信其說兵柄宜削諸宦官邊  
議宜付宿將蓋權不可矯而爲也以從天下之望耳英  
宗稱善久之詔遣內侍王昭明等四人爲陝西諸路鈐  
轄招撫諸部贍以唐用宦者爲觀軍容宣慰等使後世  
以爲至戒宜追還內侍責成守臣章三上言甚激切會

文彥博孫沔經畧西夏別遣馮京安撫諸路瞻又請罷京使專委宿將夏人入侵王官慶帥孫長卿不能禦加長卿集賢院學士瞻言長卿當黜不宜賞賞罰倒置京東盜賊數起瞻請易置曹濮守臣之不才者未報乃求退力言追還昭明等英宗改容納其言二年秋京師大水詔百官言事多留中瞻請悉出章疏付兩省詳擇以聞從之時議追崇濮安懿王瞻引漢師丹董宏事謂其屬薛溫其曰事將類此吾必以死爭固吾所也中書請安懿王稱親瞻爭曰仁宗旣下明詔子陛下議者顧惑禮律所生所養之名妄相訾難彼明知禮無兩父貳斬



之義敢裂一字之詞以亂厥真且文有去婦出母者去已非婦出不爲母辭窮直書豈足援以斷大議哉臣請與之廷辨以定邪正已而皇太后手書尊王爲皇瞻歎曰向者太后切責大臣議乃得罷今邪臣與中官交締歸過至尊而自爲之地吾與首議之臣不並生矣因復力陳會假太常少卿接契丹賀正使人對英宗問前事對曰陛下爲仁宗子而濮王又稱皇考則是二父二父非禮英宗曰御史嘗見朕欲皇考濮王乎瞻曰此乃大臣之議陛下未嘗自言英宗曰是中書過耳朕自數歲時先帝養爲子豈敢稱濮考瞻曰臣請退諭中書作詔

以曉天下時連日晦冥英宗指天示瞻曰天道如此安敢妄爲褒尊朕意已決無庸宣告瞻曰陛下祇畏天戒不以私妨公甚盛德也及使還聞呂誨等諫濮議皆罷去乞與同貶不報趣入對英宗曰卿欲就龍逢比干之名孰若效伊尹傳說哉瞻皇懼言臣不敢奉詔使朝廷有同罪異罰之譏遂通判汾州神宗卽位遷司封員外郎知商州又除提點陝西刑獄熙寧三年爲開封府判官神宗問卿知青苗法便乎對曰青苗法唐行之於季世擾攘中培民財誠便今欲爲長久計愛養百姓誠不便初王安石欲瞻助已使其黨餌以知雜御史瞻不應

由是不得留京師出爲陝西轉運副使改永興軍轉運使以親老請知同州七年朝廷患錢重議以交子權之命贍制置贍曰有本錢足恃法乃可行如多出空券是罔民也議不合移京西轉運使又以親老不行徙陝判請還鄉里除提舉鳳翔太平宮丁外艱服除易朝請大夫知滄州哲宗立轉朝議大夫召爲太常少卿遷戶部侍郎元祐三年擢樞密直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明年以中大夫同知院事因進對言機政所急人才而已今臣選武臣難遽盡知請詔諸路安撫轉運使舉使臣科別其才第爲三等籍之以備選注初元豐中河決小吳北

注界河東入于海神宗詔東流故道淤高理不可回其  
勿復塞乃開大吳以護北都至是都水王令圖請還河  
故道下執政議瞻曰自河決已八年未有定論今遽興  
大役役夫三十萬用木二千萬臣竊憂焉朝廷方遣使  
相視若以東流未便宜亟從之若以爲可回宜爲數歲  
之計以緩民力議者又謂河入界河而北則失中國之  
險昔澶淵之役非河爲限則北兵不止瞻曰王者恃德  
不恃險昔堯舜都蒲冀周漢都咸鎬皆歷年數百不聞  
以河障外國澶淵之役蓋廟社之靈章聖之德將相之  
智勇敢敵帥授首豈獨河之力哉後使者以東流非便

水官復請塞北流瞻固爭之卒詔罷役如瞻所議洮河諸族以青唐首領寢弱可制欲倚中國兵威以廢之邊臣亟請興師瞻曰不可御外國以大信爲本且旣爵命之彼雖失衆心無犯王畧之罪何辭而伐之若其不克則兵端自此復起矣乃止瞻又奏廢渠陽軍以紓荆湖之力乞詔諭西夏使歸永樂遺民夏人聽命五年卒年七十二太皇太后語輔臣曰惜哉忠厚君子也車駕親臨輟視朝二日贈銀青光祿大夫諡曰懿簡紹聖中言者以傳會元祐諸臣追奪所贈官列于黨籍瞻著春秋論二十卷史記牴牾論五卷唐春秋五十卷奏議十卷

文集二十卷西山別錄一卷四子孝謹瀛州錄事參軍  
獻誠唐城令某蚤卒彥詒太康主簿

傅堯俞字欽之本鄆州須城人徙孟州濟源十歲能爲  
文及登第猶未冠石介每過之堯俞未嘗不在介曰君  
少年決科不以遊戲爲娛何也堯俞曰性不喜囂雜非  
有他爾介歎息奇之嘗監西京稅院事留守晏殊夏竦  
皆謂曰子有清識雅度文約而理盡卿相才也知新息  
縣累遷太常博士嘉祐末爲監察御史堯國公主下嫁  
李瑋爲家監梁懷吉張承照所間與夫不相中仁宗斥  
二人於外未幾復還主家出瑋知衛州堯俞言主恃愛

薄其夫陛下爲逐瑋而還隸臣甚悖禮爲四方笑後何以誨諸女乎皇城邏卒吳清誣奏富民殺人鞠治無狀有司須清辨內侍主者不遣堯俞言陛下惜清恐不復聞外事矣臣以爲不若使付外暴其是非而行賞罰焉則事之上聞者皆實乃所以廣視聽也縱而不問則讒者肆行民無所措手足尚欲求治得乎內侍李允恭朱晦屈法任其子趙繼寵越次管當天章閣蔡世寧掌內藏而以珠私示內人堯俞以爲嬖寵恩倖過失當防之於漸悉劾之時乏國用言利者爭獻富國計堯俞奏曰今度支歲用不足誠不可忽然欲救其弊在陛下宜自

儉刻身先天下無奪農時勿害商旅如是可矣不然徒欲紛更爲之無益聚斂者用則天下殆矣仁宗春秋高皇嗣未立堯俞請建宗室之賢以慰天下望及英宗爲皇子有司闕供餽仁宗未知堯俞言陛下旣以宗社之重建皇嗣宜以家人禮使皇子朝夕侍膳左右以通慈孝之誠今禮遇有闕非所以隆親親重國本也於是詔有司供具甚厚英宗卽位轉殿中侍御史遷起居舍人皇太后與英宗同聽政英宗有疾旣平堯俞上書皇太后請還政久之聞內侍任守忠有讒間語堯俞諫皇太后曰外間物論紛惑兩宮之情未通臣謂天下之可信



者無大於以天下與人亦無大於受天下以公况皇帝  
以明睿之資貫通古今而受人之天下乎如誅竄讒人  
則慈孝之聲並隆矣於是皇太后還政遂守忠堯俞言  
於英宗曰皇太后給事左右之人宜頗錄其勤勞少加  
恩惠上慰母后下安反側且守忠已去其餘不問可也  
遷右司諫同知諫院英宗眷遇堯俞嘗雪中賜對堯俞  
自東廡升英宗傾身東向以待每奏事退多目送之嘗  
問曰多士盈廷孰忠孰邪堯俞曰大忠大佞固不可移  
中人之性繫上所化英宗納其言時英宗初躬庶政猶  
謙讓任大臣堯俞言大臣之言是陛下偶以爲然而行

之可也審其非矣從而徇之則人主之柄安在願君臣之際是是非非毋相面從總覽衆議無所適莫則威柄歸陛下矣嘗因論事英宗曰卿何不言蔡襄對曰若襄有罪何不自正典刑安用臣言英宗曰欲使臺諫言以公議出之對曰若付之公議臣但見襄辨出陵事有功不見其罪臣身爲諫官使臣受旨言事臣不敢陝西言近邊熟戶頗迷失詔以內侍李若愚等爲陝西四路鈐轄轉運使招納歲一入奏事堯俞言此安撫經畧使職也且若愚等陛下不信其言則如不用言必見從則邊帥之權移於四人矣尋罷之大臣建言濮安懿王宜稱

皇考堯俞曰此於人情禮文皆大謬戾與侍御史呂誨同上十餘疏其言極切主議者知恂恂不可遏遂易考稱親堯俞又言親非父母而何亦不可也夫恩義存亡一也先帝旣以陛下爲子當是時設濮王尚無恙陛下得以父名之乎又因水災言簡宗廟則水不潤下今以濮王爲皇考於仁宗之廟簡孰甚焉俄命堯俞與趙瞻使契丹比還呂誨呂大防范純仁皆以諫濮議罷復除堯俞侍御史知雜事堯俞拜疏必求罷去英宗面留之堯俞言誨等已逐臣義不當止因再拜辭英宗愕然曰是果不可留也遂出知和州通判楊洙乘間問曰公以

直言斥居此何爲未嘗言及御史時事堯俞曰前日言職也豈得已哉今日爲郡守當宣朝廷美意而反咕咕追言前日之闕政與誹謗何異神宗卽位徙知廬州熙寧三年至京師王安石素與之善方行新法謂之曰舉朝紛紛俟君來久矣將以待制諫院處君堯俞曰新法世以爲不便誠如是當極論之平生未嘗好欺敢以爲告安石愠之但授直昭文館權鹽鐵副使俄出爲河北轉運使改知江寧府陞辭言仁廟一室與藝祖太宗並爲百代不遷之主徙許州河陽徐州再歲六移官困於道路知不爲時所容請提舉崇福宮先是徐人告有談

天文休咎者堯俞以事未白不受辭談者後伏誅堯俞坐不卽捕削官職稍起監黎陽縣倉草場郡掾行縣堯俞從衆出迎盡禮守爲遣他吏代主出納堯俞不可曰居其官安得曠其職雖寒暑必日至庾中治事凡十年哲宗立自知明州召爲祕書少監兼侍講擢給事中吏部侍郎御史中丞奏言人才有能有不能如使臣補闕拾遺以輔盛德明善攻失以平庶政舉直措枉以正大臣臣雖不才敢不盡力若使窺人陰私扶人細故則非臣所能亦非臣之志也御史張舜民以言事罷詔堯俞更舉御史堯俞封還詔書請留舜民不聽卽以堯俞爲

吏部侍郎堯俞不可遂以龍圖閣待制知陳州未幾復爲吏部侍郎御史中丞前宰相蔡確坐詩誹謗貶新州宰執侍從以下罷者七八人御史府爲之一空堯俞曰確之黨其尤者固宜逐其餘可以一切置之且言以陛下盛德而乃於此不能平願聽之如蚊蚋之過耳無使有纖微之忤以奸太和之氣事至以無心應之聖人以養至誠而御遐福也水官李偉議大河可從孫材導之還故道堯俞言河事雖不可喻度然比遣使按之皆言非便而偉又繆悠不肯任責豈可以遽興大役朝廷遂置偉議進吏部尚書兼侍讀元祐四年拜中書侍郎

六年卒年六十八神宗與太皇太后哭臨之太皇太后  
語輔臣曰傅侍郎清直一節終始不變金玉君子也方  
倚以相遽至是乎贈銀青光祿大夫諡曰獻簡紹聖中  
以元祐黨人奪贈諡著名黨籍後黨錮解下詔褒贈錄  
其子堯俞厚重言寡遇人不設城府人自不忍欺論事  
君前畧無回隱退與人言不復有矜異色初自諫官補  
郡衆疑法令有未安者必有所不從堯俞一切遵之曰  
君子素其位而行諫官有言責也郡知守法而已徐前  
守侵用公錢堯俞至爲償之未足而去後守移文堯俞  
使償入之攷實非堯俞所用卒不辯司馬光嘗謂河南

邵雍曰清直勇之德人所難兼吾於欽之見焉雍曰欽之清而不耀直而不激勇而能溫是爲難爾從孫察見忠義傳

論曰存固瞻堯俞初皆善王安石及其秉政未嘗受所誘餌與論新法終不詭隨及元祐區別正邪其論蔡確詩謗之罪恐爲已甚將啓朋黨之禍豈非先知之明乎他有更張隨事諫止不少循默然無矯枉過中之失故能不亟不徐進退有道在元祐諸臣中身名俱全亦難矣哉



宋史卷三百四十一

宋史卷二百四十二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一

梁燾 王巖叟 鄭雍 孫永

梁燾字况之鄆州須城人父蒨兵部員外郎直史館燾以蒨任爲太廟齋郎舉進士中第編校祕閣書籍遷集賢校理通判明州檢詳樞密五房文字元豐時久早上書論時政曰陛下日者閱雨靖惟政事之闕惕然自責丁卯發詔癸酉而雨是上天顧聽陛下之德言而喜其有及民之意也當四方仰雨十月之久民刻於新法嗷

嗷如焦而京師尤甚闐闐細民罔不失職智愚相視日  
有大變之憂陛下旣惠以詔旨又施之行事講除刻文  
蠲損緡錢等一日之間歡聲四起距誕節三日而膏澤  
降是天以雨壽陛下之萬年感聖心於大寤有以遂其  
仁政也然法令乖戾爲毒於民者所變纔能萬一人心  
之不解故天意亦未釋而雨不再施陛下亦以此爲戒  
而夙夜應之乎今陛下之所知者市易事耳法之爲害  
豈特此耶曰青苗錢也助役錢也方田也保甲也淤田  
也兼是數者而天下之民被其害青苗之錢未一及償  
而責以免役免役之錢未暇入而重以淤田淤田方下

而復有方田方田未息而迫以保甲是徒擾百姓使不得少休於聖澤其爲害之實雖一有言之者必以下主吏主吏妄報以無是則從而信之恬不復問而反坐言者雖間遣使循行而苟且寵祿巧爲妄誕成就其事至請遍行其法上下相隱習以成風臣謂天下之患不患禍亂之不可去患朋黨蔽蒙之俗成使上不得聞所當聞故政日以敝而禍亂卒至也陛下可不深思其故乎疏入不報內侍王中正將兵出強干賞不以法燾爭之不得請外出知宣州入辭神宗曰樞臣云卿不肯安職何也對曰臣居官五年非敢不安職恐不勝任使故去

耳神宗曰王中正功賞文書何爲獨不可曰中正罔冒  
僥覬臣不敢屈法以負陛下未幾提點京西刑獄哲宗  
立召爲工部郎中遷太常少卿右諫議大夫有請宣仁  
后御文德殿服袞冕受冊者燾率同列諫引薛奎諫章  
獻明肅皇后不當以王服見太廟事宣仁后欣納又論  
市易已廢乞蠲中下戶逋負又乞欠青苗下戶不得令  
保人備償文彥博議遣劉奉世使夏國御史張舜民論  
其不當遣降通判虢州燾言御史持紀綱之官得以犯  
顏正論况臣下過失安得畏忌不言哉今御史敢言大  
臣者天下之公議大臣不快御史者一夫之私心罪天

下敢言之公議便一夫不快之私心非公朝盛事也時同論者傅堯俞王巖叟朱光庭王覲孫升韓川凡七人悉召至都堂勅諭以事當權其輕重故不惜一新進御史以慰老臣燾又言若論年齡爵祿則老臣爲重若論法度綱紀則老臣爲輕御史者天子之法官也不可以大臣鞅鞅而斥去願還舜民以正國體章十上不聽燾又面責給事中張問不能駁還舜民制命以爲失職坐詬同列出爲集賢殿修撰知潞州辭不拜曰臣本論張舜民不當罷如以爲非卽應用此受斥今乃得以微罪冒美職守劇郡如此則朝廷命令不能明辨曲直以好

惡示天下矣不報至潞值歲饑不待命發常平粟振民  
流人聞之來者不絕燾處之有條人不告病明年以左  
諫議大夫召甫就道民攀轅不得行踰太行抵河內乃  
已既到上書言帝富於春秋未專宸斷太皇保佑聖主  
制政簾帷姦人易爲欺蔽願正綱紀明法度采用忠言  
講求仁術兩宮嘉納焉前宰相蔡確作詩怨謗燾與劉  
安世交攻之燾又言方今忠於確者多於忠朝廷之士  
敢爲奸言者多於敢正論之人以此見確之氣燄凶赫  
根株牽連賊化害政爲患滋大確卒竄新州燾進御史  
中丞鄧潤甫除吏部尚書燾論潤甫柔佞不立巧爲進

取不聽改權戶部尚書不拜以龍圖閣直學士知鄭州旬日入權禮部尚書爲翰林學士元祐七年拜尚書右丞轉左丞蔡京帥蜀燾曰元豐侍從可用者多惟京輕險貪愎不可用又與同列議夏國地界不能合遂丐去哲宗遣近臣問所以去意且令密訪人才燾曰信任不篤言不見聽而詢問人才非臣所敢當也使者再至乃言人才可大任者陛下自知之但須識別邪正公天下之善惡圖任舊人中堅正純厚有人望者不牽左右好惡之言以移聖意天下幸甚以疾罷爲資政殿學士同醴泉觀使故事非宰相不除使遂置同使以寵之力辭



改知穎昌府既出京師哲宗遣中貴諭以復用之旨紹  
聖元年知鄆州朋黨論起哲宗曰梁燾每起中正之論  
其開陳排擊盡出公議朕皆記之以故最後責竟以司  
馬光黨黜知鄂州三年再貶少府監分司南京明年三  
貶雷州別駕化州安置三年卒年六十四徙其子於昭  
州徽宗立始得歸燾自立朝一以引援人物爲意在鄂  
作薦士錄具載姓名客或見其書曰公所植桃李乘時  
而發但不向人開耳燾笑曰燾出入侍從致位執政八  
年之間所薦用之不盡負愧多矣其好賢樂善如此  
王巖叟字彥霖大名清平人幼時語未正已知文字仁

宗患詞賦致經術不明初置明經科巖叟十八鄉舉省試廷對皆第一調欒城簿涇州推官甫兩月聞弟喪棄官歸養熙寧中韓琦留守北京以爲賢辟管勾國子監又辟管勾安撫司機宜文字監晉州折博煉鹽務韓絳代琦復欲留用巖叟謝曰巖叟魏公之客不願出他門也士君子稱之後知定州安喜縣有法吏罷居鄉里導人爲訟巖叟捕撻於市衆皆竦然定守呂公著歎曰此古良吏也有詔近臣舉御史舉者意屬巖叟而未及識或謂可一往見巖叟笑曰是所謂呈身御史也卒不見哲宗卽位用劉摯薦爲監察御史時六察尚未言事巖

叟入臺之明日卽上書論社稷安危之計在從諫用賢  
不可以小利失民心遂言役錢斂法太重民力不勝願  
復差法如嘉祐時又言河北榷鹽法尚行民受其弊貧  
者不復食錄大名刻石仁宗詔書以進又以河北天下  
根本自祖宗以來推此爲惠願復其舊江西鹽害民詔  
遣使者往視巖叟言一方病矣必待使還而後改爲恐  
有不及被德澤而死者願亟罷之又極陳時事以爲不  
絕害本百姓無由樂生不屏羣邪太平終是難致時下  
詔求民疾苦四方爭以其情赴愬所司憚於省錄頗成  
壅滯巖叟言不問則已言則必行之不然天下之人必

謂陛下以空言說之後有詔命孰肯取信李定不持所  
生母仇氏服巖叟論其不孝定遂分司宰相蔡確爲裕  
陵復土使還朝以定策自居巖叟言陛下之立以子繼  
父百王不易之道且太皇太后先定於中而確敢貪天  
自伐章惇讒賊狼戾罔上蔽明不忠之罪蓋與確等近  
簾前爭役法詞氣不遜無事上之禮今聖政不出房闥  
豈宜容此大姦猶在廊廟於是二人相繼退斥遷左司  
諫兼權給事中時並命執政其間有不協時望者巖叟  
卽繳錄黃上疏諫旣而命不由門下省以出巖叟請對  
言之益切退就閣上疏曰臣爲諫官旣當言承乏給事

又當駁非臣好爲高論喜忤大臣恐命令斜出尤損紀綱疏凡八上命竟寢又言三省胥吏月饗厚奉歲累優秩而朝廷每舉一事輒計功論賞不知平日祿賜將焉用之姑息相承流弊已極望飭勵大臣事爲之制卽詔裁抑僥倖定爲十七條遷侍御史兩省正言久闕巖叟上疏曰國朝倣近古之制諫臣纔至六員方之先王已爲至少今復虛而不除臣所未諭豈以爲治道已清而無事於言邪人材難稱不若虛其位邪二者皆非臣所望於今日也願趣補其闕多進正人以壯本朝正人進小人自消矣諸路水災朝廷行振貸戶部限以災傷過

七分民戶降四等始許之巖叟言中戶以上蓋亦艱食乞毋問分數等級皆得貸庶幾王澤無間以召至和矣坐張舜民事改起居舍人不拜以直集賢院知齊州請河北所言鹽法行之京東明年復以起居舍人召嘗侍邇英講進讀寶訓至節費巖叟曰凡言節用非偶節一事便能有濟當每事以節儉爲意則積久累日國用自饒讀仁宗知人事巖叟曰人主常欲虛心平意無所偏係觀事以理則事之是非人之邪正自然可見司馬康講洪範至乂用三德哲宗曰止此三德爲更有德蓋哲宗自臨御淵默不言巖叟喜聞之因欲風諫退而上疏

曰三德者人君之大本得之則治失之則亂不可須臾  
去者也臣請別而言之夫明是非於朝廷之上判忠邪  
於多士之間不以順已而忘其惡不以逆已而遺其善  
私求不徇於所愛公議不遷於所憎竭誠盡節者任之  
當勿二罔上盜寵者棄之當勿疑惜紀綱謹法度重典  
刑戒姑息此人主之正直也遠聲色之好絕盤遊之樂  
勇於救天下之弊果於斷天下之疑邪說不能移非道  
不能說此人主剛德也居萬乘之尊而不驕享四海之  
富而不溢聰明有餘而處之若不足俊傑並用而求之  
如不及虛心以訪道屈己以從諫懼若臨淵怯若履薄

此人主之柔德也三者足以盡天下之要在陛下力行何如耳巖叟日侍講奏曰陛下退朝無事不知何以消日哲宗曰看文字對曰陛下以讀書爲樂天下幸甚聖賢之學非造次可成須在積累積累之要在專與勤屏絕宅好始可謂之專久而不倦始可謂之勤願陛下特留聖意哲宗然之巖叟館伴遼賀正旦使耶律寬寬求觀元會儀巖叟曰此非外國所宜知止錄笏記與之寬不敢求進權吏部侍郎天章閣待制樞密都承旨湖北諸蠻互出擾邊無有寧歲巖叟請專以疆事委荆南唐義問遂自草檄文喻義問以朝廷方敦尚恩信勿爲徼



侂功賞之意後遂安輯初夏人遣使入貢及爲境上之  
議故爲此去彼來牽致勞苦每違期日巖叟請預戒邊  
臣夏違期一不至則勿復應自後不復敢違質孤勝如  
二堡漢趙充國留屯之所自元祐講和在蘭州界內夏  
以爲形勝膏腴之地力爭之二堡若失則蘭州熙河遂  
危延帥欲以二堡與夏蘇轍主其議及熙河延安二捷  
同報轍奏曰近邊奏稍煩西人意在得二堡今盛夏猶  
如此入秋可虞不若早定議意在與之也巖叟曰形勢  
之地豈可輕棄不知旣與還不更求否太皇太后曰然  
議遂止夏人數萬侵定西之東通遠之北壞七厓巉堡

掠居人轉侵涇原及河外鄜府州衆遂至十萬熙帥范  
育偵伺夏右廂種落大抵趣河外三疏請乘此進堡砦  
築龕谷勝如相照定西而東徑隴諾城朝議未一或欲  
以七巉經毀之地皆以與夏巖叟力言不可與彼計得  
行後患未已因請遣官諭熙帥卽以戶部員外郎穆衍  
行視築定遠以據要害其調兵貲費一從便宜不必中  
覆定遠遂城皆巖叟之力拜中書舍人滕甫帥太原爲  
走馬承受所撼徙穎昌巖叟封還詞頭言進退帥臣理  
宜重慎今以小臣一言易之使後人畏憚不自保此風  
浸長非委任安邊之福乃止復爲樞密都承旨權知開

封府舊以推判官二人分左右廳共治一事多爲異同或累日不竟吏疲於咨稟巖叟創立逐官分治之法自是署爲令都城羣偷所聚謂之大房每區容數十百人淵藪詭僻不可勝究巖叟令掩捕撤毀隨輕重決之根株一空供備庫使曹續以產買萬緡市僧逾年負其半續盡力不可取一日啟戶則所負皆在焉驚扣其故僧曰王公今日知府矣初曹氏之隸韓絢與同隸訟事連其主就逮之曹氏者慈聖后之族也巖叟言部曲相訟不當論其主今不惟長告訐之風且傷孝治慈聖仙遊未遠一日因廝役之過使其子孫對吏殆聖情有所不

恐詔竄絢而絕其獄巖叟嘗謂天下積欠多名催免不  
一公私費擾乞隨等第立多寡爲催法朝廷乃定五年  
十科之令元祐六年拜樞密直學士簽書院事入謝太  
皇太后曰知卿才望不次超用巖叟又再拜謝進曰太  
后聽政以來納諫從善務合人心所以朝廷清明天下  
安靜願信之勿疑守之勿失復少進而西奏哲宗曰陛  
下今日聖學當深辨邪正正人在朝則朝廷安邪人一  
進便有不安之象非謂一夫能然蓋其類應之者衆上  
下蔽蒙不覺養成禍胎爾又進曰或聞有以君子小人  
參用之說告陛下者不知果有之否此乃深誤陛下也

自古君子小人無參用之理聖人但云君子在內小人在外則泰小人在內君子在外則否小人既進君子必引類而去若君子與小人競進則危亡之基也此際不可不察兩宮深然之上清儲祥宮成太皇太后謂輔臣曰此與皇帝皆出閣中物營之以成先帝之志巖叟曰陛下不煩公不勞民真盛德事然願自今以土木爲戒又以宮成將肆赦巖叟曰昔天禧中祥源成治平中醴泉成皆未嘗赦古人有垂死諫君無赦者此可見赦無益於聖治也哲宗方選后太皇太后曰今得狄諮女年命似便然爲是庶出過房事須評議巖叟進曰按禮經

問名篇女家荅曰臣女夫婦所生及外民官諱不識今者狄氏將何辭以進議遂寢哲宗選后既定太皇太后曰帝得賢后有內助功不是小事巖叟對曰內助雖后事其正家須在皇帝聖人言正家而天下定當慎之於始太皇太后以是語哲宗者再巖叟退取歷代后事可爲法者類爲中宮懿範上之宰相劉摯右丞蘇轍以人言求避位巖叟曰元祐之初排斥姦邪緝熙聖治摯與轍之功居多願深察讒毀之意重惜腹心之人無輕其去就兩宮然後摯竟爲御史鄭雍所擊巖叟連上疏論救摯去位御史遂指爲黨罷爲端明殿學士知鄭州

言者猶未厭太皇太后曰巖叟有大功今日之命出不獲已耳明年徙河陽數月卒年五十一贈左正議大夫紹聖初追貶雷州別駕司馬光以其進諫無隱稱之曰吾寒心栗齒憂在不測公處之自如至于再三或累十數章必行其言而後已爲文語省理該深得制誥體有易詩春秋傳行于世

鄭雍字公肅襄邑人進士甲科調兗州推官韓琦上其文召試祕閣校理知太常禮院英宗之喪論宗室不當嫁娶與時相忤通判峽州知池州復還太常禮院歷開封府判官熙寧元豐間更制變令士大夫多違已以求

合雍獨靜默自守改嘉王岐王府記室參軍神宗末年  
二王既長猶居禁中雍獻四箴規戒且諷使求出外邸  
凡在邸七年用久次以轉運使秩留宣仁后知其賢及  
臨政擢爲起居郎進中書舍人鄧潤甫除翰林承旨雍  
當制制未出言事者五人交章攻之換爲侍讀學士雍  
言二職皆天下精選以潤甫之過薄不當革前命以爲  
姦邪不當在經幄今中外咸謂朝廷姑以是塞言者如  
此則邪正何由可辨善惡何由可明若每事必待人言  
是賞罰之柄不得已而行非所以示信天下之道潤甫  
仍爲承旨周種乞以王安石配享神宗廟雍言安石持



國政不能上副屬任非先帝神明遠而弗用則其所敗壞可勝言哉今種以小臣輒肆橫議願正其罪從之使契丹還徙右諫議大夫言朝廷重內輕外選用牧伯罕輟從班以閎閱輕淺者充員不復爲來日慮須自今稍積資望以漸試之吳中大饑方議振恤以民習欺誕敕本部料檢家至戶到雍言此令一布吏專料民而不救災民皆死於飢今富有四海奈何謹圭撮之濫而輕比屋之死乎哲宗悟追止之侍御史賈易沽激自喜中丞趙彥若懦不自立雍并論之遂罷易左轉彥若以雍爲中丞雍辭中丞以臣言去而身承其乏非所以厚風俗

也不許時二府禁謁加嚴雍歎曰旁招俊又列于庶位宅百揆職也彼有足不及公卿之門者猶當物色致之奈何設禁若是且二府皆天子所改容而體貌之者乃復防閑其私如此乎於是援賈誼廉耻節行之說以諫詔弛其禁刑部讞囚宰執論殺之有司以爲可生不奉詔得罪雍言是固可罪然究其用心在外廣好生之德耳若遽以爲罪臣恐鄰於嗜殺今使有司欲殺而朝廷生之猶恐仁恩德意不白於天下而况反是者哉哲宗嘉納囚遂得生初邢恕以書抵宰相劉摯摯荅曰有自愛以俟休復之語排岸司茹東濟錄書示雍與殿中侍

御史楊畏雍畏釋其語曰俟休復者俟他日太后復辟也遂並以此事論摯威福自恣乞罷之以收主柄又論王巖叟朱光庭梁燾等三十人皆爲摯黨以閉其援及摯出知鄆州光庭方爲給事中繳還摯麻詞巖叟燾力救之哲宗以先入之言不納雍之攻擊人以爲附左相呂大防也又有請暴摯陰事者雍曰吾爲國擊宰相非仇摯也彼之陰事何有於國哉置不以聞拜尚書右丞改左丞雍在政地哲宗稱其事上有禮紹聖初治元祐衆臣雍頓首自列哲宗明其亡他心諭使勿去周秩乘隙抵之謂雍初爲侍從時因徐王私於權臣以進哲宗

怒曰此是何言也使徐王聞之豈能自安黜秩知廣德軍敕銀臺母受雍辭去奏章東府吏母聽雍妻子輒出且令學士錢勰善爲留詔二年始以資政殿學士知陳州徙北京留守初章惇以白帖貶謫元祐臣僚安燾爭論不已哲宗疑之雍欲爲自安計謂惇曰熙寧初王安石作相常用白帖行事惇大喜取其案牘懷之以白哲宗遂其姦雍雖以此結惇然卒罷政坐元祐黨奪職知鄭州數日改成都府元符元年提舉崇福宮歸未至而卒年六十八政和中復資政殿學士

孫永字曼叔世爲趙人徙長社年十歲而孤祖給事中

冲列爲子行蔭將作監主簿肄業西學郡試常第一冲  
戒之曰洛陽英雋所萃汝年少不宜多上人自是不復  
試冲卒喪除復列爲孫換試御擢進士第調襄城尉宜  
城令至太常博士御史中丞賈黯薦爲御史以母老不  
就韓琦讀其詩歎譽之引爲諸王府侍讀神宗爲穎王  
出新錄韓非子昇宮僚讎定永曰非險薄刻核其書背  
六經之旨願母留意王曰廣藏書之數耳非所好也及  
爲皇太子進舍人卽位擢天章閣待制安撫陝西民景  
詢外叛詔捕送其孥勿以赦原永言陛下新御極曠澤  
流行惡逆者猶得虧除今緣坐者弗宥非所以示信也

歷河北陝西都轉運使時邊用不足以解鹽市馬別爲一司外臺不得與永奏曰鹽馬國之大計使主者專其柄旣無以統隸苟爲非法孰從而制之加龍圖閣直學士知秦州王韶以布衣入幕府建取熙河策永折之曰邊陲方安靜無故騷動恐變生不測會新築劉家堡失利衆請戮偏裨以塞責永曰居敵必爭之地軍孤援絕兵法所謂不得而守者也尤人以自免於我安乎竟用是降天章閣待制知和州以詳定編敕知審官東院召還神宗問青苗助役之法於民便否對曰法誠善然疆民出息輸錢代徭不能無重斂之患若用以資經費非

臣所知也時倉法峻密庾吏受百錢則黥爲卒府史亦如之神宗又問此法旣下吏尚爲姦乎對曰強盜罪死犯者猶衆况配隸邪使人畏法而不革心雖在府史臣亦不敢必其無犯也議復肉刑事下永永奏曰刻人肌膚深害仁政漢文帝所不忍陛下忍之乎神宗曰事固未決待卿始定耳不果行復學士知瀛州河決于貝瀛冀尤甚民租以災免者州縣懼常平法徵催如故永連章論止神宗從之仍命發廩粟以振白溝巡檢趙用以遼人漁界河擅引兵北度蕩其族帳遼持此兆釁數暴邊上神宗遣使問故永請正用罪以謝未報遼屯兵連

營亘四十里永好諭之曰彊吏冒禁已寘之獄矣今何  
爲者敵意解但求醪糒犒師而旋進樞密直學士知開  
封府呂嘉問言吏欲使都人列肆輸錢以免直下府詢  
究曹椽以爲便永占書紙尾不暇省旣乃行市易抵當  
法貸民錢而爲之期有不能償而死者神宗頗知之嘉  
問妄變其名以罔聽神宗慮立法未盡詔永及韓維究  
實永奏言市算下逮錐刀爲人患苦御史張琥劾永棄  
卽異罷爲提舉中太一宮元豐中判軍器監有司病皮  
革不給嚴隱匿之科亡賴輩肆情爲訐至婦人冠飾亦  
不免永請聽人以所藏之善者售于官得貨其餘訐訟



既息國用亦濟出知太原且行神宗訪以時務永言近者造戎器倍常外間謂將有事於征討兵非輕用之物願軫不敢自焚之戒神宗曰此備豫不虞若四方安平豈有輕用之理卿言是也忻代產鹽苦惡不堪食轉運使必欲理之以盜販闌越之罪罪兵吏永言鹽民食也不可禁兵武備也不可闕顧以惡鹽累防兵非計也詔弛其禁入判將作進端明殿學士病不能朝神宗遣上醫調視六命近侍問安否至虛樞密位以待辭去益力提舉崇福宮踰年起知陳州徙穎昌永裕起陵許汝當運粟數十萬斛於陵下調民牛數萬永請而免哲宗召

拜工部尚書太皇太后下詔求言永陳保馬保甲免役  
三事最敝願一切罷去復修監牧保伍差徭之法太皇  
太后皆納之元祐元年遷吏部又屬疾改資政殿學士  
兼侍讀提舉中太一宮未拜而卒年六十八贈銀青光  
祿大夫賻金帛二十諡曰康簡永外和內勁論議常持  
平不求詭異事或悖于理雖逼以勢亦不爲屈未嘗以  
矯亢形于色辭與人交終身無怨仇范純仁蘇頌皆稱  
之爲國器

論曰宋之衰也人才尚多梁燾王巖叟盡忠事上凡有  
過舉知無不言雖或從或違而隱然有虎豹在山之勢

矣第以新州之舉於是爲過故他日紹聖復以藉口使  
元祐衆賢皆罹其禍由是再變而爲宣政之姦臣國日  
危矣鄭雍易其所守肆擊劉摯被及者三十人欲結章  
惇以取容然而終亦不免小人反覆專務自全竟何益  
哉孫永之爲人庶得其中焉

宋史卷三百四十三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二

元絳許將鄧潤甫林希弟旦

蔣之奇陸佃吳居厚溫益

元絳字厚之其先臨川危氏唐末曾祖仔倡聚衆保鄉里進據信州爲楊氏所敗奔杭州易姓曰元祖德昭仕吳越至丞相遂爲錢塘人絳生而敏悟五歲能作詩九歲謁荆南太守試以三題上諸朝貧不能行長舉進士以廷試誤賦韻得學究出身再舉登第調江寧推官攝

上元令民有號王豹子者豪占人田略男女爲僕妾有欲告者則殺以滅口絳捕寘于法甲與乙被酒相毆擊甲歸臥夜爲盜斷足妻稱乙告里長執乙詣縣而甲已死絳敕其妻曰歸治而夫喪乙已伏矣陰使信謹吏迹其後望一僧迎笑切切私語絳命取僧繫廡下詰妻姦狀卽吐實人問其故絳曰吾見妻哭不哀且與傷者共席而襦無血污是以知之安撫使范仲淹表其材知永新縣豪子龍聿誘少年周整飲博以技勝之計其貲折取上腴田立券久而整母始知之訟于縣縣索券爲證則母手印存弗受又訟于州于使者擊登聞鼓皆不得

直絳至母又來訴絳視券呼謂聿曰券年月居印上是必得周母他牘尾印而撰偽券續之耳聿駭謝卽日歸整田知通州海門縣淮民多盜販鹽制置使建言滿二十斤者皆坐徒絳曰海濱之人恃鹽以爲命非羣販比也笞而縱之擢江西轉運判官知台州州大水冒城民廬蕩析絳出庫錢卽其處作室數千區命人自占與期三歲償費流者皆復業又甃其城因門爲牖以禦湍漲後人守其法入爲度支判官儂智高叛嶺南宿軍邕州而歲漕不足絳以直集賢院爲廣東轉運使建瀕江水砦數十以待逋寇繕治十五處樓堞械器皆備軍食有

餘以功遷工部郎中歷兩浙河北轉運使召拜鹽鐵副使擢天章閣待制知福州進龍圖閣直學士徙廣越荆南爲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拜三司使參知政事數請老神宗命其子耆寧校書崇文院慰留之會大學虞蕃訟博士受賄事連耆寧當下獄絳請上還職祿而容耆寧卽訊於外從之於是御史至第薄責絳絳一不自辨罷知亳州入辭帝謂曰朕知卿一歲卽召矣卿意欲陳訴乎絳謝罪願得穎卽以爲穎州明年加資政殿學士知青州過都留提舉中太一宮力疾入謁曰臣疾憊子弱儻一旦不幸死則遺骸不得近先人丘墓帝惻然曰朕

爲卿辦襄雖百子何以加詔母多拜乘輿行幸勿扈從  
又明年以太子少保致仕絳所至有威名而無特操少  
儀矩仕已顯猶謂遲晚在翰林諂事王安石及其子弟  
時論鄙之然工於文辭爲流輩推許景靈宮作神御十  
一殿夜傳詔草上梁文遲明上之雖在中書而蕃夷書  
詔猶多出其手旣得謝帝眷眷命之曰卿可營居京師  
朕當資幣金且便耆寧仕進絳曰臣有田廬在吳乞歸  
鬻之卽築室都城得望屬車之塵幸矣敢冀賜邪旣行  
追資白金千兩敕以蚤還絳至吳踰歲以老病奏恐不  
能奉詔三年而薨年七十六贈太子少師諡曰章簡



許將字沖元福州閩人舉進士第一歐陽修讀其賦謂曰君辭氣似沂公未可量也簽書昭慶軍判官代還當試館職辭曰起家爲官本代耕爾願以守選餘日讀所未見書宰相善其志以通判明州神宗召對除集賢校理同知禮院編修中書條例自太常丞當轉博士超改右正言明日直舍人院又明日判流內銓皆神宗特命舉朝榮之初選人調擬先南曹次考功綜核無法吏得緣文爲姦選者又不得訴長吏將奏罷南曹闢公舍以待來訴者士無留難進知制誥特敕不試而命之契丹以兵二十萬壓代州境遣使請代地歲聘之使不敢行

以命將將入對曰臣備位侍從朝廷大議不容不知萬  
一北人言及代州事不有以折之則傷國體遂命將詣  
樞密院閱文書及至北境居人跨屋棟聚觀曰看南朝  
狀元及肄射將先破的契丹使蕭禧館客禧果以代州  
爲問將隨問隨荅禧又曰界渠未定顧和好體重吾且  
往大國分畫矣將曰此事申飭邊臣豈不可何以使爲  
禧慙不能對歸報神宗善之以將知審官西院直學士  
院判尚書兵部時河北保甲陝西河東弓箭社閩楚槍  
仗手雖有名籍其多少與年月不均以致閱按無法將  
一切整攝之進翰林學士權知開封府爲同進所忌會

治太學虞蕃訟釋諸生無罪者蔡確舒亶因陷之逮其  
父子入御史府踰月得解黜知蘄州明年以龍圖閣待  
制起知秦州改楊州又改鄆州上元張燈吏籍爲盜者  
繫獄將曰是絕其自新之路也悉縱遣之自是民無一  
人犯法三圍皆空父老歎曰自王沂公後五十六年始  
再見獄空耳鄆俗士子喜聚肆以謗官政將雖弗禁其  
俗自息召爲兵部侍郎上疏言兵指於形勢之內最彰  
而易知隱於權用之表最微而難能此天下之至機也  
是以治兵有制名雖不同從而橫之方而圓之使萬衆  
猶一人車馬有數用雖不同合而分之散而斂之取西

方猶跬步制器有度工雖不同左而右之近而遠之運  
衆算猶掌握非天下之至神孰能與此又條奏八事以  
爲兵之事有三曰禁兵曰廂兵曰民兵馬之事有三曰  
養馬曰市馬曰牧馬兵器之事有二曰繕作曰給用及  
西方用兵神宗遣近侍問兵馬之數將立具上之明日  
訪樞臣不能對也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府元祐三  
年再爲翰林學士四年拜尚書右丞將自以在先朝爲  
侍從每討熙豐舊章以聞中旨用王文郁姚兕領軍執  
政復議用張利一張守約將始與執政同議復密疏利  
一不可用言者論其窺伺主意銜直賣友罷爲資政殿

學士知定州移楊州又移大名府會黃河東北二議未  
決將日度今之利謂宜因梁村之口以行東因內黃之  
口以行北而盡閉諸口以絕大名諸州之患俟水大至  
觀故道足以受之則內黃之口可塞不足以受之則梁  
村之口可以止兩不能相奪則各因其自流以待之紹  
聖初入爲吏部尚書上疏乞依元豐詔定北郊夏至親  
祀拜尚書左丞中書侍郎章惇爲相與蔡卞同肆羅織  
貶謫元祐諸臣奏發司馬光墓哲宗以問將對曰發人  
之墓非盛德事方黨禍作或舉漢唐誅戮故事帝復問  
將對曰二代固有之但祖宗以來未之有本朝治道所

以遠過漢唐者以未嘗輒戮大臣也哲宗皆納之將嘗  
議正夏人罪以涇原近夏而地廣謀帥尤難乞用章棗  
棗果有功崇寧元年進門下侍郎累官金紫光祿大夫  
撫定鄯廓州邊臣欲舉師渡河朝議難之將獨謂外國  
不可以爽信而兵機有不可失既已戒其願遂從之未  
幾捷書至將以復河湟功轉特進凡居政地十年御史  
中丞朱諤取將舊謝章表析文句以爲謗且謂將左顧  
右視見利則回幡然改圖初無定論元祐間嘗爲丞轄  
則盡更元豐之所守紹聖初復秉鈞軸則陰匿元祐之  
所爲逮至建中尚此冒居則紹聖之所爲已皆非矣強

顏今日亦復偷安則建中之所爲亦隨改焉遂以資政  
殿大學士知河南府言者不已降資政殿學士知穎昌  
府移大名加觀文殿學士奉國軍節度使在大名六年  
數告老召爲祐神觀使政和初卒年七十五贈開府儀  
同三司謚曰文定子份龍圖閣學士

鄧潤甫字溫伯建昌人嘗避高魯王諱以字爲名別字  
聖求後皆復之第進士爲上饒尉武昌令舉賢良方正  
召試不應熙寧中王安石以潤甫爲編修中書戶房事  
神宗覽其文除集賢校理直舍人院改知諫院知制誥  
同鄧綰張琥治鄭俠獄深致其文入馮京王安國丁諷

王堯臣罪擢御史中丞上疏曰向者陛下登用儁賢更  
易百度士狃於見聞蔽於俗學競起而萃非之故陛下  
排斥異論以圖治功然言責之路反爲壅抑非徒抑之  
又或疑之論卹民力則疑其違道干譽論補法度則疑  
其同乎流俗論斥人物則疑其訐以爲直故敢言之氣  
日以折而天下事變有不得盡聞曩變法之初勢自當  
爾今法度已就緒宜有以來天下論議至於淫辭詖行  
有挾而發自當屏棄如此則善言不伏而致大治也李  
憲措置熙河邊事潤甫率其屬周尹蔡承禧彭汝礪上  
書切諫其略云自唐開元以來用楊思勗魚朝恩程元



振吐突承璫爲將有功則負勢驕恣陵轢公卿無功則挫損國威爲四國笑今陛下使憲將兵功之成否非臣等所能預料然以往事監之其有害必矣陛下仁聖神武駕御豪傑雖憲百輩顧何能爲獨不長念卻慮爲萬世之計乎豈可使國史所書以中人將兵自陛下始後世沿襲故迹視以爲常進用其徒握兵柄則天下之患將有不可勝言者矣不聽又言興利之臣議前代帝王陵寢許民請射耕墾而司農可之唐之諸陵因此悉見芟劉昭陵喬木翦伐無遺熙寧著令本禁樵采遇郊祀則敕吏致祭德意可謂遠矣小人掎克不顧大體願絀

創議之人而一切如令從之遷翰林學士因論奏相州  
獄爲蔡確所陷落職知撫州移杭州以龍圖閣直學士  
知成都府召復翰林學士兼掌皇子閣牋記一時制作  
獨倚潤甫焉哲宗立惟潤甫在院一夕草制二十有二  
進承旨修撰神宗實錄以母喪去終制爲吏部尚書梁  
燾論其草蔡確制妄稱有定策功乃以龍圖閣學士知  
亳州閱歲復以承旨召數月除端明殿學士禮部尚書  
請郡得知蔡州移永興軍元祐末以兵部尚書召紹聖  
初哲宗親政潤甫首陳武王能廣文王之聲成王能嗣  
文武之道以開紹述遂拜尚書左丞章惇議重謫呂大

防劉摯潤甫不以爲然曰俟見上當力爭無何暴卒年六十八輟視朝二日以嘗掌均邸牋奏優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曰安惠

林希字子中福州人舉進士調涇縣主簿爲館閣校勘集賢校理神宗朝同知太常禮院皇后父喪太常議服淺素希奏禮后爲父降服朞今服淺素不經及遣使高麗希聞命懼形於色辭行神宗怒責監杭州樓店務歲餘通判秀州復知太常禮院遷著作佐郎禮部郎中元豐六年詔修兩朝寶訓上之元祐初歷祕書少監起居舍人起居郎進中書舍人言者疏其行誼浮僞士論羞

薄不足以玷從列以集賢殿修撰知蘇州更宣湖潤杭  
毫五州加天章閣待制紹聖初進寶文閣直學士知成  
都府道闕下會哲宗親政章惇用事嘗曰元祐初司馬  
光作相用蘇軾掌制所以能鼓動四方安得斯人而用  
之或曰希可惇欲使希典書命逞毒於元祐諸臣且許  
以爲執政希亦以久不得志將甘心焉遂留行復爲中  
書舍人修神宗實錄兼侍讀哲宗問神宗殿曰宣光前  
代有此名乎希對曰此石勒殿名也乃更爲顯承時方  
推明紹述盡黜元祐羣臣希皆密豫其議自司馬光呂  
公著大防劉摯蘇軾轍等數十人之制皆希爲之詞極

其醜詆至以老姦擅國之語陰斥宣仁讀者無不憤歎  
一日希草制罷擲筆于地曰壞了名節矣遷禮部吏部  
尚書翰林學士擢同知樞密院始惇疑曾布在樞府間  
已使希爲貳以相伺察希日爲布所誘且怨惇不引爲  
執政遂叛惇會邢恕論希罪惇因并去之罷知亳州移  
杭州布不能救也旋以端明殿學士知太原府徽宗立  
徙大名上河東邊計三策朝廷以其詞命醜正之罪奪  
職知楊州徙舒州未幾卒年六十七追贈資政殿學士  
謚曰文節弟旦

旦第進士熙寧中由著作佐郎主管淮南常平擢太子

中允監察御史裏行居臺五月以論李定事罷守故官  
久之幹當奏院陳繹領門下封駁又撫其前論罷之累  
年乃簽書淮南判官入爲太常博士工部考功員外郎  
元祐元年拜殿中侍御史甫莅職卽上疏曰廣言路然  
後知得失達民情然後知利病竊見去歲五月詔求讜  
言士民爭欲自獻及詳觀詔語名雖求諫實欲拒言約  
束丁寧使不得觀望迎合犯令干譽終之必行黜罰以  
恐懼之於是人人知戒言將出而復止至於再申論告  
方達天聰聞初詔乃蔡確章惇造端其詞盡出於惇今  
二人旣去其餘黨常懷醜正惡直之心願深留宸慮以

折邪謀遂論呂惠卿鄧綰雖罷楊州猶莅小郡小郡之民奚罪焉乞投之散地以謝天下又言近彈王中正石得一等雖已薄責得一所任肘腋小人如翟勅之徒亦宜編削詔並降支郡營校又論崔台符賈種民舞文深酷之罪皆逐之出爲淮南轉運副使歷右司郎中祕書少監太僕卿終河東轉運使子膚坐元符上書陷於黨籍

蔣之奇字穎叔常州宜興人以伯父樞密直學士堂蔭得官擢進士第中春秋三傳科至太常博士又舉賢方方正試六論中選及對策失書問日報罷英宗覽而善

之擢監察御史神宗立轉殿中侍御史上謹始五事一  
曰進忠賢二曰退姦邪三曰納諫諍四曰遠近習五曰  
閉女謁神宗顧之曰斜封墨敕必無有至於近習之戒  
孟子所謂觀遠臣以其所主者也之奇對曰陛下之言  
及此天下何憂不治初之奇爲歐陽修所厚制科旣黜  
乃詣修盛言濮議之善以得御史復懼不爲衆所容因  
修妻弟薛良孺得罪怨修誣修及婦吳氏事遂劾修神  
宗批付中書問狀無實貶監道州酒稅仍榜朝堂至州  
上表哀謝神宗憐其有母改監宣州酒稅新法行爲福  
建轉運判官時諸道免役推行失平之奇約僦庸費隨



算錢高下均取之民以爲便遷淮東轉運副使歲惡民  
流之奇募使修水利以食流者如揚之天長三十六陂  
宿之臨渙橫斜三溝尤其大也用工至百萬溉田九千  
頃活民八萬四千歷江西河北陝西副使之奇在陝西  
經賦入以給用度公私用足比其去庫緡八十餘萬邊  
粟皆支二年移淮南擢江淮荆浙發運副使元豐六年  
漕粟至京比常歲溢六百二十萬石錫服三品請鑿龜  
山左肘至洪澤爲新河以避淮險自是無覆溺之患詔  
增二秩加直龍圖閣升發運使凡六年其所經度皆爲  
一司故事元祐初進天章閣待制知潭州御史韓川孫

升諫官朱光庭皆言之奇小人不足當斯選改集賢殿  
修撰知廣州妖人岑深善幻聚黨二千人謀取新興略  
番禺包据嶺表羣不逞借之爲虐其勢張甚之奇遣鈐  
轄楊從先致討生擒之加寶文閣待制南海饒寶貨爲  
吏者多貪聲之奇取前世牧守有清節者吳隱之宋璟  
盧奐李勉等繪其象建十賢堂以祀冀變其習徙河北  
都轉運使知瀛州遼使耶律廸道死所過郡守皆再拜  
致祭之奇曰天子方伯奈何爲之屈膝邪奠而不拜入  
爲戶部侍郎未幾復出知熙州夏人論和請畫封境之  
奇揣其非誠心務守備謹斥候常若敵至終之奇去夏

人不敢犯塞紹聖中召爲中書舍人改知開封府進龍圖閣直學士拜翰林學士兼侍讀元符末鄒浩以言事得罪之奇折簡別之責守汝州閱月徙慶州徽宗立復爲翰林學士拜同知樞密院明年知院事沅州蠻擾邊之奇請遣將討之以其地爲徽靖二州崇寧元年除觀文殿學士知杭州以棄河湟事奪職由正議大夫降中大夫以疾告歸提舉靈仙觀三年卒年七十四後錄其嘗陳紹述之言盡復官職之奇爲部使者十二任六典會府以治辦稱且孜孜以人物爲己任在閩薦處士陳烈在淮南薦孝子徐積每行部至必造之特以畔歐陽

修之故爲清議所薄子堵至侍從曾孫芾別有傳

陸佃字農師越州山陰人居貧苦學夜無燈映月光讀書躡屨從師不遠千里過金陵受經於王安石熙寧三年應舉入京適安石當國首問新政佃曰法非不善但推行不能如初意還爲擾民如青苗是也安石驚曰何爲乃爾吾與呂惠卿議之又訪外議佃曰公樂聞善古所未有然外間頗以爲拒諫安石笑曰吾豈拒諫者但邪說營營顧無足聽佃曰是乃所以致人言也明日安石召謂之曰惠卿云私家取債亦須一雞半豚已遣李承之使淮南質究矣旣而承之還詭言於民無不便佃

說不行禮部奏名爲舉首方廷試賦遽發策題士皆愕然佃從容條對擢甲科授蔡州推官初置五路學選爲鄆州教授召補國子監直講安石以佃不附已專付之經術不復吝以政安石子雱用事好進者彙集其門至崇以師禮佃待之如常同王子韶修定說文入見神宗問大喪襲衾佃考禮以對神宗悅用爲詳定郊廟禮文官時同列皆侍從佃獨以光祿丞居其間每有所議神宗輒曰自王鄭以來言禮未有如佃者加集賢校理崇政殿說書進講周官神宗稱善始命先一夕進藁同修起居注元豐定官制擢中書舍人給事中哲宗立太常

請復太廟牙盤食博士呂希純少卿趙令鑠皆以爲當復佃言太廟用先王之禮於用俎豆爲稱景靈宮原廟用時王之禮於用牙盤爲稱不可易也卒從佃議是時更先朝法度去安石之黨士多諱變所從安石卒佃率諸生供佛哭而祭之識者嘉其無向背遷吏部侍郎以修撰神宗實錄徙禮部數與史官范祖禹黃庭堅爭辨大要多是安石爲之晦隱庭堅曰如公言蓋佞史也佃曰盡用君意豈非謗書乎進權禮部尚書鄭雍論其穿鑿附會改龍圖閣待制知潁州佃以歐陽修守穎有遺愛爲建祠宇實錄成加直學士又爲韓川朱光庭所議

詔止增秩徙知鄧州未幾知江寧府甫至祭安石墓旬  
容人盜嫂害其兄別誣三人同謀既皆訊服一囚父以  
冤訴通判以下皆曰彼怖死耳獄已成不可變佃爲閱  
實三人皆得生紹聖初治實錄罪坐落職知秦州改海  
州朝論灼其情復集賢殿修撰移知蔡徽宗卽位召爲  
禮部侍郎上疏曰人君踐祚要在正始正始之道本於  
朝廷近時學士大夫相頌競進以善求事爲精神以能  
許人爲風采以忠厚爲重遲以靜退爲卑弱相師成風  
莫之或止正而救之實在今日神宗延登真儒立法制  
治而元祐之際悉肆紛更紹聖以來又皆稱頌夫善續

前人者不必因所爲否者賡之善者揚焉元祐紛更是知賡之而不知揚之之罪也紹聖稱頌是知揚之而不知賡之之過也願咨謀人賢詢考政事惟其當之爲貴大中之期亦在今日也徽宗遂命修哲宗實錄遷吏部尚書報聘于遼歸半道聞遼主洪基喪送伴者赴臨而返誚佃曰國哀如是漢使殊無弔唁之儀何也佃徐應曰始意君匍匐哭踊而相見卽行弔禮今偃然如常時尚何所弔伴者不能荅拜尚書右丞將祀南郊有司欲飾大裘匣度用黃金多佃請易以銀徽宗曰匣必用飾邪對曰大裘尚質後世加飾焉非禮也徽宗曰然則罷



之可乎數日來豐稷屢言之矣佃因贊曰陛下及此盛  
德之舉也徽宗欲親祀北郊大臣以爲盛暑不可徽宗  
意甚確朝退皆曰上不以爲勞當遂行之李清臣不以  
爲然佃曰元豐非合祭而是北郊公之議也今反以爲  
不可耶清臣乃止御史中丞趙挺之以論事不當罰金  
佃曰中丞不可罰罰則不可爲中丞諫官陳瓘上書曾  
布怒其尊私史而壓宗廟佃曰瓘上書雖無取不必深  
怒若不能容是成其名也佃執政與曾布比而持論多  
近恕每欲參用元祐人才尤惡奔競嘗曰天下多事須  
不次用人苟安寧時人之才無大相遠當以資歷序進

少緩之則士知自重矣又曰今天下之勢如人大病向愈當以藥餌輔養之須其安平苟爲輕事改作是使之騎射也轉左丞御史論呂希純劉安世復職太驟請加鐫抑且欲更懲元祐餘黨佃爲徽宗言不宜窮治乃下詔申諭揭之朝堂讒者用是詆佃曰佃名在黨籍不欲窮治正恐自及耳遂罷爲中大夫知亳州數月卒年六十一追復資政殿學士佃著書二百四十二卷於禮家名數之說尤精如埤雅禮象春秋後傳皆傳於世

吳居厚字敦老洪州人第嘉祐進士熙寧初爲武安節度推官奉行新法盡力核閒田以均給梅山徭計勞得

大理丞轉補司農屬元豐間提舉河北常平增損役法  
五十一條賜銀緋爲京東轉運判官升副使天子方興  
鹽鐵居厚精心計籠絡鈎稽收羨息錢數百萬卽萊蕪  
利國二冶官自鑄錢歲得十萬緡詔褒揭其能擢天章  
閣待制都轉運使前使者皆以不任職蒙譴居厚與河  
北蹇周輔李南公會境上議鹽法搜剔無遺居厚起州  
縣凡流無閤閤勲舊徒以言利得幸不數歲至侍從嗜  
進之士從風羨美又請以鹽息買絹資河東直發大鐵  
錢二十萬貫佐陝西軍興且募民養保馬當時商功利  
之臣所在成聚居厚最爲掎克劇盜王冲因民不忍聚

衆數千欲乘其行部至徐篡取投諸冶居厚聞知間道遁去元祐治其罪責成州團練副使安置黃州章惇用事起爲江淮發運使疏支家河通漕楚海之間賴其利召拜戶部侍郎尚書以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爲永泰陵橋道頓遞使坐積雨留滯罷知和州崇寧初復尹開封拜尚書右丞進中書門下侍郎以老避位爲資政殿學士東太一宮使恩許仍服方圍金毬文帶自是前執政在京師者視此出爲亳州洪州徙太原道都門留使佑神觀復還政府遷知樞密院政和三年以武寧軍節度使知洪州卒年七十九贈開封府儀同三司居厚在

政地久以周謹自媚無赫顯惡唯一時聚斂推爲稱首  
溫益字禹弼泉州人第進士歷太宗正丞利州路湖南  
轉運判官工部員外郎紹聖中由諸王府記室出知福  
州徙潭州鄒浩南還過潭暮投宿村寺益卽遣州都監  
將數卒夜出城逼使登舟竟凌風絕江而去他逐臣在  
其境內若范純仁劉奉世韓川呂希純呂陶率爲所侵  
困用事者悅之未及用而徽宗以藩邸恩召爲太常少  
卿遷給事中兼侍讀陳瓘指言其過謂不宜列侍從處  
經帷不報改龍圖閣待制知開封府猶兼侍讀時執政  
倡言帝當爲哲宗服兄弟之服曾肇在邇英讀史記舜

記因言昔堯舜同出黃帝世數已遠然舜爲堯喪三年者以嘗臣堯故也益意附執政進曰史記世次不足信堯舜非同出遷吏部尚書建中靖國元年拜尚書左丞鄧洵武獻愛莫助之圖帝初付曾布布辭改付益益得籍手以爲宜相蔡京天下之善士一切指爲異論時人惡之布與京爭事帝前辭頗厲益叱曰曾布安得無禮帝不樂布由是得罪而京遂爲相進益中書侍郎益仕宦從微至著無片善可紀至其狡譎傳合蓋天稟然及是乃時有立異京一日除監司郡守十人益稍不謂然京知中書舍人鄭居中與益厚使居中自從其所問之

居中以告益曰君在西掖每見所論事舍人得舉職侍郎顧不許耶今丞相所擬錢繇而下十人皆其姻黨耳欲不逆其意得乎京聞而頗憚焉踰年卒年六十六子萬石至尚書

論曰王安石爲政一時士大夫之素知名者變其所守而從之比皆然元絳所泣咸有異政亦諂事之陋矣許將嘗力止發司馬光墓此爲可稱而言者謂其仕於元祐紹聖以至建中左右視利幡然改圖初無定論鄧潤甫初掌箋記盛有文名而首贊紹述之謀又表章蔡確定策之功雖有他長無足觀矣林希草制務醜詆正

人自知隳壞名節擲筆而悔之何晚也弟且反其所爲  
糾劾巨姦善惡豈相掩哉蔣之奇始慙懣議晚摭飛  
語擊舉主以自文小人之魁傑者也吳居厚奉行新法  
剝下媚上溫益阿附二蔡物議不容陸佃雖受經安石  
而不主新法元祐黨人之罪請一施薄罰而已猶差賢  
於衆人焉



宋史卷三百四十三

宋史卷三百四十四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三

孫覺第覽

李常

孔文仲第武仲平仲

李周

鮮于侁

顧臨

李之純從弟之儀

王覲子俊義

馬默

孫覺字莘老高郵人甫冠從胡瑗受學瑗之弟子千數別其老成者爲經社覺年最少儼然居其間衆皆推服登進士第調合肥主簿歲旱州課民捕蝗輸之官覺言民方艱食難督以威若以米易之必盡力是爲除害而

享利也守悅推其說下之他縣嘉祐中擇名士編校昭  
文書籍覺首預選進館閣校勘神宗卽位直集賢院爲  
昌王記室王問終身之戒爲陳諸侯之孝作富貴二箴  
推右正言神宗將大革積弊覺言弊政固不可不革革  
而當其悔乃亡神宗稱其知理嘗從容語及知人之難  
覺曰堯以知人爲難終享其易蓋知人之要在於知言  
人主用臣之道任賢使能而已賢能之分旣殊任使之  
方亦異至於所知有限量所能有彼此是功用之士也  
可以處外而不可以處內可以責之事而不可責之言  
陛下欲興太平之治而所擢數十人者多有口才而無

實行臣恐日浸月長彙征牆進充滿朝廷之上則賢人日遠其爲患禍尚可以一二言之哉願觀詩書之所任使無速於小利近功則王道可成矣邵亢在樞府無所建明神宗語覺欲出之用陳升之以代覺退卽奏疏如所言神宗以爲希旨奪官兩級執政曰諫官有出外無降官之理神宗曰但降官自不能住覺連章丐去云去歲有罰金御史今茲有貶秩諫官未聞罰金貶秩而猶可居位者乃通判越州復右正言徙知通州熙寧二年詔知諫院同修起居注知審官院王安石早與覺善驟引用之將援以爲助時呂惠卿用事神宗詢於覺對曰

惠卿卽辯而有才過於人數等特以爲利之故屈身於  
安石安石不悟臣竊以爲憂神宗曰朕亦疑之其後王  
呂果交惡青苗法行首議者謂周官泉府民之貸者至  
輸息二十而五國事之財用取具焉覺奏條其妄曰成  
周賒貸特以備民之緩急不可徒與也故以國服爲之  
息然國服之息說者不明鄭康成釋經乃引王莽計贏  
受息無過歲什一爲據不應周公取息重於莽時况載  
師所任地漆林之征特重所以抑末作也今以農民乏  
絕將補耕助斂顧比末作而征之可乎國事取具蓋謂  
泉府所領若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有買有予并賒

貸之法而舉之儻專取具於泉府則冢宰九賦將安用  
邪聖世宜講求先王之法不當取疑文虛說以圖治今  
老臣疎外而不見聽輔臣遷延而不就職門下執正而  
不行諫官請罪而求去臣誠恐姦邪之人結黨連伍乘  
衆情之洶洶動搖朝廷鈞直干譽非國家之福也安石  
覽之怒覺適以事詣中書安石以語動之曰不意學士  
亦如此始有逐覺意會曾公亮言畿縣散常平錢有追  
呼抑配之擾安石因請遣覺行視虛實覺既受命復奏  
疏辭行且言如陳留一縣前後曉示情願請錢卒無一  
人至者故陳留不散一錢以此見民實不願與官中相

交所有體量望賜寢罷遂以覺爲反覆出知廣德軍徙  
湖州松江隄沒水爲民患覺易以石高丈餘長百里隄  
下化爲良田徙廬州改右司諫以祖母喪求解官下太  
常議不可詔知潤州覺已持喪矣服除知蘇州徙福州  
閩俗厚於婚喪其費無藝覺裁爲中法使資裝無得過  
百千令下嫁娶以百數葬埋之費亦率減什伍連徙亳  
揚徐州徐多盜捕得殺人者五其一僅勝衣疑而訊之  
曰我耕於野與甲遇彊以挺與我半夜挾我東使候諸  
門不知其他也問吏法何如曰死覺止誅其首後遂爲  
例知應天府入爲太常少卿易祕書少監哲宗卽位兼

侍講遷右諫議大夫時諫官御史論事有限毋得越職  
覺請申唐六典及天禧詔書凡發令造事之未便皆得  
奏陳論宰相蔡確韓縝進不以德確自訟有功無罪覺  
隨所言折之確竟去縝白遷覺給事中辭曰間者執政  
畏人議已則遷官以餌之願與縝俱罷踰月縝去進吏  
部侍郎領右選在選萬五千員闕纔五之二至有三年  
不得調者覺請自軍功保甲進者補指使宗室袒免從  
員外置一日得闕數千改主左選請磨勘歲以百人爲  
限擢御史中丞數月以疾請罷除龍圖閣學士兼侍講  
提舉醴泉觀求舒州靈仙觀以歸哲宗遣使存勞賜白



金五百兩卒年六十三覺有德量爲王安石所逐安石  
退居鍾山覺枉駕道舊爲從容累夕迨其死又作文以  
諫談者稱之紹聖中以覺爲元祐黨奪職追兩官徽宗  
卽位復官職有文集奏議六十卷春秋傳十五卷弟覽  
覽字傳師擢第知尉氏縣有屯將遇下虐士卒謀因大  
閱殺之以叛覽聞之馳往士猶羣語不顧覽呼諭之曰  
將誠無狀然天子何負汝輩乃欲致族滅邪皆感謝去  
就列屯將徐至覽命吏趣具奏衆意遂安神宗壯其材  
以爲司農主簿舒亶判寺且兼諫院欲引覽自助覽拒  
不荅亶怒用帳籍違事劾之出提舉利州湖南常平改

京西轉運判官入爲右司員外郎荆湖開疆命往相其便覽言沅州所招溪洞百三十宜從本郡隨事要束勿建官置戍以爲民困自誠州至融江口可通西廣鹽以省北道餉餽悉從之使還爲河東河北轉運副使加直龍圖閣歷知河中應天府江淮發運使進寶文閣待制由桂徙廣又改渭州夏人入邊檄大將苗履禦之履稱疾移告立按正其罪竄諸房陵轅門肅然召知開封府至則拜戶部侍郎與蔡京論役法不合以龍圖閣直學士知太原夏人據橫山並河爲寨秦晉之路皆塞覽謀復取葭蘆戍阻險不得前夏人數萬屯境上覽下令吾

兵少須滿五萬及西夏人聞而濟師覽不爲動相持益久忽令具糗糧嚴兵械曰敵至矣居數日果大入覽奮擊敗之遂城葭蘆而還策勲加樞密直學士覽雖立邊功議論多觸執政屢遭絀削歷知河南永興徙成都辭不行降爲寶文閣待制卒年五十九

李常字公擇南康建昌人少讀書廬山白石僧舍旣擢第留所抄書九千卷名舍曰李氏山房調江州判官宣州觀察推官發運使楊佐將薦改秩常推其友劉琦佐曰世無此風久矣并薦之熙寧初爲祕閣校理王安石與之善以爲三司條例檢詳官改右正言知諫院安石

立新法常預議不欲青苗收息至是疏言條例司始建  
已致中外之議至於均輸青苗斂散取息傳會經義人  
且大駭何異王莽猥析周官片言以流毒天下安石見  
之遣所親密諭意常不爲止又言州縣散常平錢實不  
出本勒民出息神宗詰安石安石請令常具官吏主名  
常以非諫官體落校理通判滑州歲餘復職知鄂州徙  
湖齊二州齊多盜論報無虛日常得黠盜刺爲兵使在  
麾下盡知囊括處悉發屋破柱拔其根株半歲間誅七  
百人姦無所匿徙淮南西路提點刑獄元豐六年召爲  
太常少卿遷禮部侍郎哲宗立改吏部進戶部尚書或

疑其少幹局慮不勝任質於司馬光光曰用常主邦計則人知朝廷不急於征利聚斂少息矣常轉對上七事曰崇廉耻存鄉舉別守宰廢貪贓審疑獄擇儒師修役法時役法差免二科未定常謂法無新陳便民者良論無彼已可久者確今使民俱出費則貧者難辦俱出力則富者難堪各從其願則可久爾乃折衷條上之赦恩蠲市易逋負不滿二百緡者常請息過其數亦勿取拜御史中丞兼侍讀加龍圖閣直學士論取士請分詩賦經義爲兩科以盡所長初河決小吳議者欲自孫村口導還故處及是役興常言京東河北饑困不宜導河詔

罷之諫官劉安世以吳處厚繳蔡確詩爲謗訕因力攻確常上疏論以詩罪確非所以厚風俗安世併劾常徙兵部尚書辭不拜出知鄧州徙成都行次陝暴卒年六十四有文集奏議六十卷詩傳十卷元祐會計錄三十卷常長孫覺一歲始與覺齊名俱受知於呂公著其論議趣舍大略多同所終官職又同其死先後一夕云

孔文仲字經父臨江新喻人性狷直寡言笑少刻苦問學號博洽舉進士南省考官呂夏卿稱其詞賦贍麗策論深博文勢似荀卿楊雄白主司擢第一調餘杭尉恬介自守不事請謁轉運使在杭召與議事事已馳歸不

詣府人問之曰吾於府無事也再轉台州推官熙寧初  
翰林學士范鎮以制舉薦對策九千餘言力論王安石  
所建理財訓兵之法爲非是宋敏求第爲異等安石怒  
啟神宗御批罷歸故官齊揆孫固封還御批韓維陳薦  
孫永皆力言文仲不當黜五上章不聽范鎮又言文仲  
草茅疎遠不識忌諱且以直言求之而又罪之恐爲聖  
明之累亦不聽蘇頌歎曰方朝廷求賢如飢渴有如此  
人而不見錄豈其論太高而難合邪言太激而取怨邪  
吳充爲相欲寘之館閣又有忌之者僅得國子直講學  
者方用王氏經義進取文仲不習其書換爲三班主簿

出通判保德軍時征西夏衆數十萬皆道境上久不解  
邊人厭苦文仲陳三不便曰大兵未出而丁夫預集河  
東顧夫勞民而損費諸路出兵首尾不相應虞夏商周  
之盛未嘗無外侮然懷柔制禦之要不在彼而在此也  
元祐初哲宗召爲祕書省校書郎進禮部員外郎有言  
皇族唯楊荆二王得稱皇叔餘宜各系其祖若唐人稱  
諸王孫之比文仲曰上新卽位宜廣敦睦之義不應疎  
間骨肉議遂寢遷起居舍人擢左諫議大夫日食七月  
朔上疏修五事曰邪說亂正道小人乘君子遠服侮中  
國斜封奪公論人臣輕國命宜察此以消厭兆祥論青



苗免役首困天下保甲保馬茶鹽之法爲遺螿留蠹改  
中書舍人三年同知貢舉文仲先有寒疾及是晝夜不  
廢職同院以其形瘵勸之先出或居別寢謝曰居官則  
任其責敢以疾自便乎於是疾益甚還家而卒年五十  
一士大夫哭之皆失聲蘇軾拊其柩曰世方嘉軟熟而  
惡崢嶸求勁直如吾經父者今無有矣詔厚恤其家命  
弟平仲爲江東轉運判官視其葬初文仲與弟武仲平  
仲皆以文聲起江西時號三孔後追貶梅州別駕元符  
末復其官有文集五十卷

武仲字常父幼力學舉進士中甲科調穀城主簿選教

授齊州爲國子直講喪二親毀瘠特甚右肱爲不舉元祐初歷祕書省正字校書集賢校理著作郎國子司業嘗論科舉之弊詆王氏學請復詩賦取士又欲罷大義而益以諸經策御試仍用三題進起居郎兼侍講邇英殿除起居舍人數月拜中書舍人直學士院初罷侍從轉對專責以論思武仲言苟不持之以法則言與不言將各從其意願輪二人次對時議祠北郊久不決武仲建用純陰之月親祠如神州地祇擢給事中遷禮部侍郎以寶文閣待制知洪州請從臣爲州者杖以下公坐止劾官屬俟獄成聽大理約法庶幾刑不逮貴近又全

朝廷體貌之意遂著爲令徒宣州坐元祐黨奪職居池州卒年五十七元符末追復之所著詩書論語金華講義內外制雜文共百餘卷

平仲字義甫登進士第又應制科用呂公著薦爲祕書丞集賢校理文仲卒歸葬南康詔以平仲爲江東轉運判官護葬事提點江淞鑄錢京西刑獄紹聖中言者詆其元祐時附會當路譏毀先烈削校理知衡州提舉董必劾其不推行常平法陷失官米之直六十萬置獄潭州平仲疏言米貯倉五年半陳不堪食若非乘民闕食隨宜泄之將成棄物矣儻以爲非臣不敢逃罪乃徙韶

州又坐前上書之故責惠州別駕安置英州徽宗立復朝散大夫召爲戶部金部郎中出提舉永興路刑獄帥鄜延環慶黨論再起罷主管兗州景靈宮卒平仲長史學工文詞著續世說繹解稗詩戲諸書傳於世

李周字純之馮翊人登進士第調長安尉歲饑官爲粥以食餓者民仝集不可禁縣以屬周周設控拒間老少男女無一亂者都巡檢趙瑜詰盜南山諸尉皆屬焉瑜悍急多行無禮獨於周不敢肆轉洪洞令民有世絕而官錄其產者其族晚得遺券周取以還之郡吏咎周周曰利民所以利國也縣之南有澗支流溢入歲賦菑穡

調徒過之周始築新隄民不告病改知雲安縣蠲鹽井之征且百萬通判施州州介羣獠不習服牛之利爲辟田數千畝選謫戍知田者市牛使耕軍食賴以足司馬光將薦爲御史欲使來見周曰司馬公之賢吾固願見但聞薦而往所謂呈身御史也卒不往神宗詔近臣舉士孫固以周聞神宗召對謂曰知卿不游權門識今執政乎對曰不識也識司馬光乎曰不識也訪禦邊之術曰四邊手足爾若疲中國以勤遠略致百姓窮困聚爲盜賊懼成腹心之憂神宗頷之翌日語固曰李周樸忠之士也朕且以爲御史執政意其異已請試以事除提

點京西刑獄時方興水利或請釀湍河爲六渠以益鉗  
盧陂水度用工八十萬周曰湍河原高委下捍以隄猶  
患決溢若又導之必致爲害乃疏言渠成未可必而費  
已不貲盍姑鑿其一而試之儻可以足用行之渠卒無  
功明年河溢鄧城幾沒始思其議竟以直道罷判西京  
國子監慈聖后復土庀職陵下中貴人至者旁午次舍  
帟幕競爲華靡周曰臣子執喪不能寢苦枕塊奈何又  
從而侈乎訖役山陵使第功載人人自言周獨否哲宗  
立召爲職方郎中朝廷議和西夏畀以侵地至欲棄蘭  
州周曰隴右故爲彔氏所有常爲吾藩籬今彔氏破滅

若棄之必歸夏人彼以區區河南百年爲勅敵苟益以河湟是盡得吐蕃之地非秦蜀之利也遂不果棄遷太常少卿祕書少監以直龍圖閣爲陝西轉運使復入爲太常少卿進權工部侍郎旋以集賢院學士知邠州恩禮如待制徙鳳翔府河中府陝州提舉崇福宮改集賢殿修撰卒年八十紹聖中追貶賀州別駕後復舊職周自爲小官沉晦自匿未嘗私謁執政有公事公詣中書白之薛向使三司欲辟爲屬及相見卒不敢言退而歎曰若人未易屈也以是不偶於世

鮮于侁字子駿閬州人唐劍南節度使叔明裔孫也性

莊重力學舉進士爲江陵右司理參軍慶曆中天下旱  
詔求言旣推災變所由興又條當世之失有四其語剴  
切唐介與同鄉里稱其名於上官交章論薦旣盛言左  
參軍李景陽拔江令高汝士之美乞移與之介益以爲  
賢調黥令攝治婺源姦民汪氏富而狠橫里中因事抵  
法羣吏羅拜曰汪族敗前令不少今不舍後當詒患旣  
怒立柱之惡類屏跡通判綿州綿處蜀左吏狃貪成風  
至課卒伍供薪炭芻豆鬻果蔬多取贏直旣一切弗取  
郡守以下效之趙抃使蜀薦於朝未及用從何郟辟簽  
書永興軍判官萬年令不任職繫囚累百府使往治數



日空其獄神宗詔求直言侂爲蔡河撥發應詔陳十六  
事神宗愛其文詔近臣舉所知范鎮以侂應選除利州  
路轉運判官初王安石居金陵有重名士大夫期以爲  
相侂惡其沽激要君語人曰是人若用必壞亂天下至  
是乃上書論時政曰可爲憂患者一可爲太息者二其  
他逆治體而召民怨者不可槩舉其意專指安石安石  
怒毀短之神宗曰侂有文學可用安石曰陛下何以知  
之神宗曰有章奏在安石乃不敢言初助役法行詔諸  
路各定所役緡錢利州轉運使李瑜定四十萬侂爭之  
曰利州民貧地瘠半此可矣瑜不從各以其事聞時諸

路役書皆未就神宗是侁議諭司農曾布使頒以爲式  
因黜瑜而升侁副使仍兼提舉常平部民不請青苗錢  
安石遣吏廉按且詰侁不散之故侁曰青苗之法願取  
則與民自不願豈能彊之哉左藏庫使周永懿守利州  
貪虐不法前使者畏其兇莫敢問侁捕械于獄流之衡  
湘因請更以文臣爲守併易班行領縣事凡居部九年  
治所去闡中近姻戚旁午待之無所私各得其歡心蘇  
軾稱侁上不害法中不廢親下不傷民以爲三難二稅  
輸絹綿侁奏聽民以畸零納直其役有李元輔者輒變  
而多取之父老流涕曰老運使之法何可改蓋侁之姪

師中亦居是職故稱老以別之徙京東西路河決澶淵  
議欲勿塞侂言東州滙澤惟兩灤夏秋雨淫猶溢而害  
若縱大河注其中民爲魚矣作議河書上之神宗嘉納  
後兩路合爲一以侂爲轉運使時王安石呂惠卿當路  
正人多不容侂曰吾有薦舉之權而所列非賢耻也故  
凡所薦如劉摯李常蘇軾蘇轍劉攽范祖禹皆守道背  
時之士元豐二年召對命知揚州神宗曰廣陵重鎮久  
不得人今朕自選卿往宜善治之蘇軾自湖州赴獄親  
朋皆絕交道楊侂往見臺吏不許通或曰公與軾相知  
久其所往來書文宜焚之勿留不然且獲罪侂曰欺君

負友吾不忍爲以忠義分譴則所願也爲舉吏所累罷  
主管西京御史臺哲宗立念東國困於役吳居厚掎斂  
虐害竄之復以侂使京東司馬光言於朝曰以侂之賢  
不宜使居外顧齊魯之區凋敝已甚須侂往救之安得  
如侂百輩布列天下乎士民聞其重臨如見慈父母召  
爲太常少卿侍從議神宗廟配享有欲用王安石吳充  
者侂曰先朝宰相之賢誰出富弼右乃用弼拜左諫議  
大夫侂見哲宗幼冲首言君子小人消長之理甚備又  
言制舉誠取士之要國朝尤爲得人王安石用事諱人  
詆訾新政遂廢其科今方搜羅俊賢廓通言路宜復六

科之舊又乞罷大理獄許兩省諫官相往來減特奏言  
舉人嚴出官之法京東鹽得通商復三路義勇以寬保  
甲罷戎瀘保甲以寬民力事多施行在職三月以疾求  
去除集賢殿修撰知陳州詔滿歲進待制居無何卒年  
六十九佚刻意經術著詩傳易斷爲范鎮孫甫推許孫  
復與論春秋謂今學者不能如之作詩平澹淵粹尤長  
於楚辭蘇軾讀九誦謂近屈原宋玉自以爲不可及也  
顧臨字子敦會稽人通經學長於訓詁皇祐中舉說書  
科爲國子監直講遷館閣校勘同知禮院熙寧初神宗  
以臨喜論兵詔編武經要略初命都副承旨提舉神宗

謂臨館職改提舉曰館幹且召臨問兵對曰兵以仁義爲本動靜之機安危所繫不可輕也因條十事以獻出權湖南轉運判官提舉常平議事戾執政意罷歸改同判武學進集賢校理開封府推官請知潁州入爲吏部郎中祕書少監以直龍圖閣爲河東轉運使元祐二年擢給事中朝廷方事回河拜臨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於是翰林學士蘇軾與李常王古鄧溫伯孫覺胡宗愈言臨資性方正學有根本慷慨中立無所回撓自處東省封駁論議凜然有古人之風僥倖之流側目畏憚忽去朝廷衆所嗟惜宜留寘左右以補闕遺別選深

知河事者往使河北諫議大夫梁燾亦言都漕之職在外豈無其人在朝求如臨者恐不易得皆不報臨至部請因河勢回使東流復以給事中召還歷刑兵吏三部侍郎兼侍讀爲翰林學士紹聖初以龍圖閣學士知定州徙應天河南府中人梁惟簡坐嘗事宣仁太后得罪過洛轉運使郭茂恂徇時宰意劾臨與之宴集奪職知歙州又以附會黨人斥饒州居住卒年七十二徽宗立追復之

李之純字端伯滄州無棣人登進士第熙寧中爲度支判官江西轉運副使御史周尹劾廣西提點刑獄許彥

先受邕吏金命之純往究其端乃起於出婢之口之純以爲蕪俚之言不治彥先得免徙成都路轉運使成都歲發官米六千石損直與民言者謂惠民損上詔下其議之純曰蜀郡人恃此爲生百年奈何一旦奪之事遂已秩滿復留凡數歲始還朝神宗勞之曰遐方不欲數易大吏使劔外安靖年穀屢豐以彰朝廷綏遠之意汝知之乎以爲右司郎中轉太僕卿元祐初加直龍圖閣知滄州召爲戶部侍郎未至改集賢殿修撰河北都轉運使進寶文閣待制知瀛州俄以直學士知成都府還爲戶部三遷御史中丞建言朝廷事下六部但隨省吏



視其前後批以制緩急之序是爲胥吏顛處命令也若大臣不暇省宜令列曹長貳隨其所承當行卽行當止卽止必稟而後決母拘於文則吏不得舞權而下情達矣又言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燮理陰陽輔相之職間者國論稍虧雍睦語言播傳動係觀望不可以不謹董敦逸黃慶基論蘇軾託詞命以毀先帝蘇轍以名器私所親皆以監司罷之純疏其誣罔乃更黜之以疾改工部尚書紹聖中劉拯劾其阿附轍出知單州卒年七十五從弟之儀

之儀字端叔登第幾三十年乃從蘇軾於定州幕府歷

樞密院編修官通判原州元符中監內香藥庫御史石  
豫言其嘗從蘇軾辟不可以任京官詔勒停徽宗初提  
舉河東常平坐爲范純仁遺表作行狀編管太平遂居  
姑熟久之徙唐州終朝請大夫之儀能爲文尤工尺牘  
軾謂入刀筆三昧

王覲字明叟泰州如臯人第進士熙寧中爲編修三司  
令式刪定官不樂久居職求潤州推官二浙旱郡遣吏  
視苗傷承監司風旨不敢多除稅覲受檄覆按歎曰旱  
勢如是民食已絕倒廩贍之猶懼不克濟尚可責以賦  
邪行數日盡除之監司怒拮据百出會朝廷遣使振貸

覲請見爲言民間利病使者喜歸薦之除司農寺主簿  
轉爲丞司農時爲要官進用者多由此選覲拜命一日  
卽求外韓絳高其節留檢詳三司會計絳出頴昌辟簽  
書判官坐在潤公闕免屏居累年起爲太僕丞徙太常  
哲宗立呂公著范純仁薦其可大任擢右正言進司諫  
上疏言國家安危治亂係於大臣今執政八人而姦邪  
居半使一二元老何以行其志哉因極論蔡確章惇韓  
縝張璪朋邪害正章數十上相繼斥去又劾竄呂惠卿  
朝論以大姦旣黜慮人情不安將下詔慰釋之且戒止  
言者覲言誠出於此恐海內有識之士得以輕議朝廷

舜罪四凶而天下服孔子誅少正卯而魯國治當是之時不聞人情不安亦不聞出命令以悅其黨也蓋人君之所以御下者黜陟之柄而已陟一善而天下之爲善者勸黜一惡而天下之爲惡者懼豈以爲惡者懼而朝廷亦爲之懼哉誠爲陛下惜之覲言雖切然不能止也夏主新立有輕中國心覲曰小羌窺我厭兵故桀驚若是然所當憂者不在今秋而在異日所當謹者不在邊備而在廟謨翁張取予之權必持重而後可洮東擒鬼章檻至闕下覲曰老羌雖就擒其子統衆如故疆土種落未滅於前安可遽戮以賈怨宜處之洮岷秦雍間以

示含容好生之德離其石交而壞其死黨又言今民力凋瘵邊費亡極不可不深爲之計於是疏將帥非其人者請易之茶鹽之害民者請革之至逋債振贍賦斂科須皆指陳其故差役法復行覲以爲朝廷意在便民而議者遂謂免役法無一事可用夫法無新舊惟善之從因采掇數十事於差法有助可以通行者上之遂論青苗之害乞盡罷新令而復常平舊法曰聚斂之臣惟知罔利自媒不顧後害以國家之尊而與民爭錐刀之利何以示天下又言刑罰世輕世重熙寧大臣謂刑罰不重則人無所憚今法令已行可以適輕之時願擇質厚

通練之士載加芟正於是置局編彙俾覲預焉大抵皆用中典元祐敕是也神宗復唐制諫官分列兩省至是大臣議徙之外門而以其直舍爲制敕院名防漏泄實不欲使與給舍相通覲爭之曰制敕院吏舍也奪諫省以廣吏舍信胥吏而疑諍臣何示不廣也乃不果徙覲在言路欲深破朋黨之說朱光庭訐蘇軾館職策問呂陶辯其不然遂起洛蜀二黨之說覲言軾之辭不過失輕重之體爾若悉攷同異深究嫌疑則兩岐遂分黨論滋熾夫學士命詞失指其事尚小使士大夫有朋黨之名大患也帝深然之置不問尋改右司員外郎未幾拜

侍御史右諫議大夫坐論尚書右丞胡宗愈出知潤州  
加直龍圖閣知蘇州州有狡吏善刺守將意以撓權前  
守用是得譏議覲窮其姦狀寘于法一郡肅然民歌詠  
其政有吏行水上人在鏡心之語徙江淮發運使入拜  
刑戶二部侍郎與豐稷偕使遼爲遼人禮重紹聖初以  
寶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府蜀地膏腴畝千金無閑田以  
葬覲索侵耕官地表爲墓田江水貫城中爲渠歲久湮  
塞積苦霖潦而多水災覲疏治復故民德之號王公渠  
徙河陽貶少府少監分司南京又貶鼎州團練副使徽  
宗卽位還故職知永興軍過闕留爲工部侍郎遷御史

中丞改元詔下覲言建中之名雖取皇極然重襲前代  
紀號非是宜以德宗爲戒時任事者多乖異不同覲言  
堯舜禹相授一道堯不去四凶而舜去之堯不舉元凱  
而舜舉之事未必盡同文王作邑于豐而武王治鎬文  
王關市不征澤梁無禁周公征而禁之不害其爲善繼  
善述神宗作法于前子孫當守于後至於時異事殊須  
損益者損益之於理固未爲有失也當國者忿其言遂  
改爲翰林學士日食四月朔帝下詔責躬覲當制有惟  
德弗類未足以當天心之語宰相去之乃力請外以龍  
圖閣學士知潤州徙海州罷主管太平觀遂安置臨江



軍覲清修簡澹人莫見其喜愠持正論始終再罹譴逐  
不少變無疾而卒年六十八紹興初追復龍圖閣學士  
從子俊義

俊義字堯明游學京師資用乏或薦之童貫欲厚聘之  
拒不荅林靈素設講席寶籙宮詔兩學選士問道車駕  
將臨視推恩司成以俊義及曹偉應詔俊義辭焉人曰  
此顯仕捷徑也不可失俊義曰使辭不獲命至彼亦不  
拜倘見困辱則以死繼之逮至講所去御幄跬步內侍  
呼姓名至再俊義但望幄致敬不肯出次呼曹偉偉回  
首俊義目之亦不出既罷皆爲之懼俊義處之恬然以

太學上舍選奏名列其下徽宗親程其文擢爲第一及  
賜第望見容貌甚偉大說顯侍臣曰此朕所親擢也真  
所謂俊義矣自古未有人主自爲主司者宜卽超用蔡  
京邀使來見曰一見我左右史可立得俊義不往僅拜  
國子博士居二年乃得改太學博士鄆王謁先聖有司  
議諸生門迎俊義曰此豈可施於人臣哉禮如見宰相  
足矣乃序立敦化堂下及王至猶辭不敢當進吏部員  
外郎嘗入對帝問卿知前所以親擢乎蓋主司之意不  
一是以天子自提文衡也衛膚敏吳安國今安在具以  
對卽召爲館職而遷俊義右司員外郎爲王黼所惡以

直隸陽知岳州卒年四十七俊義與李祁友善首建正論於宣和間當是時諸公卿稍知分別善惡邪正兩人力也祁字肅遠亦知名士官不顯

馬默字處厚單州成武人家貧徒步詣徂徠從石介學諸生時以百數一旦出其上既而將歸介語諸生曰馬君他日必爲名臣宜送之山下登進士第調臨濮尉知須城縣縣爲鄆治所鄆吏犯法不可捕默趨府取而杖之客次闔府皆驚曹佾守鄆心不善也默亦不爲屈後守張方平素貴掾屬來前多閉目不與語見默白事忽開目熟視久之盡行其言自是諉以事治平中方平還

翰林薦爲監察御史裏行遇事輒言無顧方平間遣所親傲之曰言太直得無累舉者乎默謝曰辱知之深不敢爲身謀所以報也時議尊崇濮安懿王臺諫呂誨等力爭以爲不可悉出補外默請還之不報遂上言濮王生育聖躬人誰不知若稱之爲親義無可據名之不正失莫大焉願蔽宸心明詔寢罷以感召和氣安七廟之神靈是一舉而衆善隨之也又言致治之要求賢爲本仁宗以官人之權盡委輔相數十年間賢而公者無幾官之進也不由實績不自實聲但趨權門必得顯仕今待制以上數倍祖宗之時至謀一帥臣則協於公議

者十無三四庶僚之衆不知幾人一有難事則曰無人  
可使豈非不才者在上而賢不肖混淆乎願陛下明目  
達聰務旣其實歷試而超升之以幸天下刑部郎中張  
師顏提舉諸司庫務繩治不法衆吏懼搖飛語讒去之  
默力陳其故以爲惡直醜正實繁有徒今將去積年之  
弊以興太平必先官舉其職宜崇獎師顏厲以忠勤則  
尸素括囊之徒知所勸矣西京會聖宮將創仁宗神御  
殿默言事不師古前典所戒漢以諸帝所幸郡國立廟  
知禮者非之况先帝未嘗幸洛而創建廟祀實乖典則  
願以禮爲之節義爲之制亟止此役以章清靜奉先之

意會地震河東陝西郡默以爲陰盛慮爲邊患宜備之  
後數月西夏果來侵神宗卽位以論歐陽修事通判懷  
州上疏陳十事一曰攬威權二曰察姦佞三曰近正人  
四曰明功罪五曰息大費六曰備凶年七曰崇儉素八  
曰久任使九曰擇守宰十曰禦邊患攬威權則天子勢  
重而大臣安矣察姦佞則忠臣用而小人不能幸進矣  
近正人則諫諍日聞而聖性開明矣明功罪則朝廷無  
私而天下服矣息大費則公私富而軍旅有積矣備凶  
年則大恩常施而禍亂不起矣崇儉素則自上化下而  
民樸素矣久任使則官不虛授而職事舉矣擇守宰則

庶績有成而民受賜矣禦邊患則四遠畏服而中國疆  
矣除知登州沙門島囚衆官給糧者纔三百人每益數  
則投諸海若主李慶以二年殺七百人黜責之曰人命  
至重恩旣貸其生又從而殺之不若卽時死鄉里也汝  
胡不以乏糧告而顛殺之如此欲按其罪慶懼自縊死  
黜爲奏請更定配島法凡二十條溢數而年深無過者  
移登州自是多全活者其後蘇軾知登州父老迎於路  
曰公爲政愛民得如馬使君乎徙知曹州召爲三司鹽  
鐵判官以黜與富弼善且論新法不便出知濟兗二州  
還提舉三司帳司爲神宗言用兵形勢及指畫河北山

川道里應對如流神宗喜將用之大臣滋不悅以提點  
京東刑獄默性剛嚴疾惡部吏有望風投檄去者金鄉  
令以賄著其父方執政詒書曰馬公素剛汝有過將不  
免令懼悉取不義之物焚徹之改廣西轉運使會安化  
等蠻歲饑內寇默上平蠻方略以爲勝負不在兵而在  
將富良宵遁郭達怯懦邕城陷沒蘇緘老謬歸仁鋪覆  
軍陳曙先走崑崙關喪師張守節不戰儂智高破亡因  
狄青之智勇歐希範之誅滅乃杜杞之方略此足驗矣  
以疾求歸知徐州屬城利國監苦吳居厚之虐默皆革  
之召爲司農少卿司馬光爲相欲盡修祖宗法問默以



復鄉差衙前法如何默曰不可如常平自漢爲良法豈宜盡廢去其害民者可也其後役人立爲一州一縣法常平提舉官省歸提刑司頗自默發之除河東轉運使時議棄葭蘆吳堡二砦默奏控扼險阻敵不可攻棄之不便由是二砦得不棄移兗州請褒錄石介後詔官其孫東州薦饑流民大集所振活數萬計入拜衛尉卿權工部侍郎轉戶部告老以寶文閣待制復知徐州改河北都轉運使初元豐間河決小吳因不復塞縱之北流元祐議臣以爲東流便水官遂與之合默與同時監司上議以北流爲便御史郭知章復請從東流於是作東

西馬頭約水復故道爲長堤壅河之北流者勞費甚大  
明年復決而北竟不能使之東久之告老提舉鴻慶宮  
紹聖時坐附司馬光落待制致仕元符三年復之卒年  
八十紹興中以其子純請贈開府儀同三司加贈太保  
論曰詩云時靡有爭王心載寧王安石之爲相可謂致  
天下之爭而君心不寧矣孫覺李常力諍新法寧失故  
人之意毅然去之而無悔賢哉孔文仲之策制科以微  
官慷慨論事言雖不聽而名徹上聰安石旣斥其人又  
廢其科何遷怒之甚耶鮮于侁早識安石敗事與呂誨  
同見幾先馬默用張方平薦爲御史至於盡言而不諱

宋史卷三百四十四 列傳  
三五  
方平止之而不聽斯爲不負知已矣李周之耿介顧臨  
之用兵李之純王覲再黜而不改其正亦足以見一時  
之多賢焉

宋史卷三百四十四

宋史卷三百四十五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四

劉安世

鄒

浩

田畫王回  
曾誕附

陳

瓘

任伯雨

劉安世字器之魏人父航第進士歷知虞城犀浦縣虞城多姦猾喜寇盜犀浦民弱而馴航爲政寬猛急緩不同兩縣皆治知宿州押伴夏使使者多所要請執禮不遜且欲服毬文金帶入見航皆折正之以羣牧判官爲河南監牧使持節冊夏主秉常凡例所遺寶帶名馬却弗受還上禦戎書大略云辨士好爲可喜之說武夫徼

冀不貲之寵或爲所誤不可不戒爲河北西路轉運使熙寧大旱求言航論新政不便者五又上書言人主不可輕失天下心宜乘時有所改爲則人心悅而天意得矣不報乃請提舉崇福宮起知涇相二州王師西征徒知陝府時倉卒軍興餽餉切急縣令佐至荷校督民民多棄田廬或至自盡航獨期會如平日事更以辦終太僕卿安世少時持論已有識航使監牧時文彥博在樞府有所聞每呼安世告之安世從容言王介甫求去外議謂公且代其任彥博曰安石壞天下至此後之人何可爲安世拱手曰安世雖晚進竊以爲未然今日新政

果順人所欲而爲人利乎若不然公當去所害興所利  
反掌間耳彥博默不應他日見航歎獎其堅正登進士  
第不就選從學於司馬光咨盡心行己之要光教之以  
誠且令自不妄語始調洛州司法參軍司戶以貪聞轉  
運使吳守禮將按之間於安世安世云無之守禮爲止  
然安世心常不自安曰司戶實貪而吾不以誠對吾其  
違司馬公教乎後讀楊雄法言君子避礙則通諸理意  
乃釋光入相薦爲祕書省正字光薨宣仁太后問可爲  
臺諫于呂公著公著以安世對擢右正言時執政頗與  
親戚官安世言祖宗以來大臣子弟不敢受內外華要

之職自王安石秉政務快私意累聖之制掃地不存今廟堂之上猶習故態因歷疏文彥博以下七人皆耆德魁舊不少假借章惇以強市崑山民田罰金安世言惇與蔡確黃履邢恕素相交結自謂社稷之臣貪天之功徼幸異日天下之人指爲四凶今惇父尚在而別籍異財絕滅義理止從薄罰何以示懲會吳處厚解釋確安州詩以進安世謂其指斥乘輿犯大不敬與梁燾等極論之竄之新州宰相范純仁至于御史十人皆緣是去遷起居舍人兼左司諫進左諫議大夫有旨暫罷講筵民間驩傳宮中求乳婢安世上疏諫曰陛下富於春秋

未納后而親女色願太皇太后保祐聖躬爲宗廟社稷  
大計清閒之燕頻御經帷仍引近臣與論前古治亂之  
要以益聖學無溺於所愛而忘其可戒哲宗俛首不語  
后曰無此事卿誤聽耳明日后留呂大防告之故大防  
退召給事中范祖禹使達旨祖禹固嘗以諫於是兩人  
合辭申言之甚切鄧溫伯爲翰林承旨安世言其出入  
王呂黨中始終反覆今之進用實係君子小人消長之  
機乞行免黜不報遂請外改中書舍人辭不就以集賢  
殿修撰提舉崇福宮才六月召爲寶文閣待制樞密都  
承旨范純仁復相呂大防白后欲令安世少避后曰今



既不居言職自無所嫌又語韓忠彥曰如此正人宜且留朝廷乃止呂惠卿復光祿卿分司安世爭以爲不可不聽出知成德軍章惇用事尤忌惡之初黜知南安軍再貶少府少監三貶新州別駕安置英州同文館獄起蔡京乞誅滅安世等家讒雖不行猶徙梅州惇與蔡卞將必寘之死因使者入海島誅陳行諷使者過安世脅使自裁又擢一土豪爲轉運判官使殺之判官疾馳將至梅梅守遣客來勸安世自爲計安世色不動對客飲酒談笑徐書數紙付其僕曰我卽死依此行之顧客曰死不難矣客密從僕所視皆經紀同貶當死者之家事

甚悉判官未至二十里嘔血而斃危得免昭懷后正位  
中宮惇卞發前諫乳婢事以爲爲后設時鄒浩旣貶詔  
應天少尹孫馨以檻車收二人赴京師行數驛而徽宗  
卽位赦至馨乃還凡投荒七年甲令所載遠惡地無不  
歷之移衡及鼎然後以集賢殿修撰知鄆州真定府曾  
布又忌之不使入朝蔡京旣相連七謫至峽州羈管稍  
復承議郎卜居宋都宣和六年復待制中書舍人沈思  
封還之明年卒年七十八安世儀狀魁碩音吐如鐘初  
除諫官未拜命入白母曰朝廷不以安世不肖使在言  
路倘居其官須明目張膽以身任責脫有觸忤禍譴立

至主上方以孝治天下若以老母辭當可免母曰不然  
吾聞諫官爲天子諍臣汝父平生欲爲之而弗得汝幸  
居此地當捐身以報國恩正得罪流放無問遠近吾當  
從汝所之於是受命在職累歲正色立朝扶持公道其  
面折廷爭或帝盛怒則執簡却立伺怒稍解復前抗辭  
旁侍者遠觀蓄縮悚汗目之曰殿上虎一時無不敬懼  
家居未嘗有情容久坐身不傾倚作字不草書不好聲  
色貨利其忠孝正直皆則象司馬光年旣老羣賢凋喪  
略盡巋然獨存而名望益重梁師成用事能生死人心  
服其賢求得小吏吳默嘗趨走前後者使持書來啖以

卽大用默因勸爲子孫計安世笑謝曰吾若爲子孫計不至是矣吾欲爲元祐全人見司馬光于地下還其書不荅死葬祥符縣後二年金人發其冢貌如生相驚語曰異人也爲之蓋棺乃去

鄒浩字志完常州晉陵人第進士調揚州穎昌府教授呂公著范純仁爲守皆禮遇之純仁屬撰樂語浩辭純仁曰翰林學士亦爲之浩曰翰林學士則可祭酒司業則不可純仁敬謝元祐中上疏論事其略曰人材不振無以成天下之務陛下視今日人材果有餘邪果不足邪以爲不足則中外之百執事未嘗不備以爲有餘則

自任以天下之重者幾人正色昌言不承望風旨者幾人持刺舉之權以肅清所部者幾人承流宣化而使民安田里者幾人民貧所當富也則曰水旱如之何官冗所當澄也則曰民情不可擾人物所當求也則曰從古不乏材風俗所當厚也則曰不切於時變是皆不明義理之過也蘇頌用爲太常博士來之邵論罷之後累歲哲宗親擢爲右正言有請以王安石三經義發題試舉人者浩論其不可而止陝西奏邊功中外皆賀浩言先帝之志而陛下成之善矣然兵家之事未戰則以決勝爲難旣勝則以持勝爲難惟其時而已苟爲不然將棄

前功而招後患願申救將帥毋徂屢勝圖惟厥終京東大水浩言頻年水異繼作雖盈虛之數所不可逃而消復之方尤宜致謹書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不以爲數之當然此消復之實也蹇序辰看詳元祐章奏公肆詆欺輕重不平浩言初旨但分兩等謂語及先帝并語言過差而已而今所施行泯然莫辨以其近似難分之迹而典刑輕重隨以上下是乃陛下之威福操柄下移於近臣願加省察以爲來事之監章惇獨相用事威虐震赫浩所言每觸惇忌仍上章露劾數其不忠侵上之罪未報而賢妃劉氏立浩言立后以配天子安得不審今爲

天下擇母而所立乃賢妃一時公議莫不疑惑誠以國家自有仁祖故事不可不遵用之爾蓋郭后與尚美人爭寵仁祖既廢后并斥美人所以示公也及立后則不選于妃嬪而卜于貴族所以遠嫌所以爲天下萬世法也陛下之廢孟氏與郭后無以異果與賢妃爭寵而致罪乎抑其不然也二者必居一於此矣孟氏罪廢之初天下孰不疑立賢妃爲后及讀詔書有別選賢族之語又聞陛下臨朝慨嘆以爲國家不幸至於宗景立妾怒而罪之於是天下始釋然不疑今竟立之豈不上累聖德臣觀白麻所言不過稱其有子及引永平祥符事以

爲證臣請論其所以然若曰有子可以爲后則永平貴人未嘗有子也所以立者以德冠後宮故也祥符德賀亦未嘗有子所以立者以鍾英甲族故也又況貴人實馬援之女德妃無廢后之嫌迥與今日事體不同頃年冬妃從享景靈宮是日雷變甚異今宣制之後霖雨飛雹自奏告天地宗廟以來陰淫不止上天之意豈不昭然考之人事旣如彼求之天意又如此望不以一時改命爲難而以萬世公議爲可畏追停冊禮如初詔行之帝謂此亦祖宗故事豈獨朕邪對曰祖宗大德可法者多矣陛下不之取而効其小疵臣恐後世之責人無已



者紛紛也帝變色猶不怒持其章躊躇四顧凝然若有所思付外明日章惇詆其狂妄乃削官羈管新州蔡卞安惇左膚繼請治其祖送者王回等語在他傳徽宗立亟召還復爲右正言遷左司諫上疏謂孟子曰左右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於是知公議不可不恤獨斷不可不謹蓋左右非不親也然不能無交結之私諸大夫非不貴也然不能無恩讐之異至於國人皆曰賢皆曰不可則所謂公議也公議之所在槩已察之必待

見賢然後用見不可然後去則所謂獨斷也惟恤公議於獨斷未形之前謹獨斷於公議已聞之後則人君所以致治者又安有不善乎伏見朝廷之事頗異於卽位之初相去半年遽已如是自今以往將如之何願陛下深思之改起居舍人進中書舍人又言陛下善繼神宗之志善述神宗之事孝德至矣尚有五朝聖政盛德願稽考而繼述之以揚七廟之光貽福萬世遷兵吏二部侍郎以寶文閣待制知江寧府徙杭越州初浩還朝帝首及諫立后事獎歎再三詢諫草安在對曰焚之矣退告陳瓘瓘曰禍其在此乎異時姦人妄出一緘則不可

辨矣蔡京用事素忌浩乃使其黨爲僞疏言劉后殺卓  
氏而奪其子遂再責衡州別駕語在獻愍太子傳尋竄  
昭州五年始得歸初浩除諫官恐貽親憂欲固辭母張  
氏曰汝能報國無愧於公論吾顧何憂及浩兩謫嶺表  
母不易初意稍復直龍圖閣瘴疾作危甚楊時過常往  
省之蕭然僅存餘息猶眷眷以國事爲問語不及私卒  
年五十二高宗卽位詔曰浩在元符間任諫爭危言讜  
論朝野推仰復其待制又贈寶文閣直學士賜諡忠浩  
所與游田晝王回曾誕皆良士也

晝字承君陽翟人樞密使況之從子以任爲校書郎調

磁州錄事參軍知西河縣有善政民甚德之議論慨慷  
有前輩風與鄒浩以氣節相激勵元符中浩爲諫官晝  
監京城門往見浩曰平生與君相許者何如今君爲何  
官浩曰上遇羣臣未嘗假以辭色獨於浩差若相喜天  
下事固不勝言意欲待深相信而後發貴有益也晝然  
之旣而以病歸許邸狀報立后晝謂人曰志完不言可  
以絕交矣浩得罪晝迎諸塗浩出涕晝正色責曰使志  
完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  
能死人哉願君毋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爲者未止此也  
浩茫然自失歎謝曰君之贈我厚矣建中靖國初入爲

太宗正丞曾布數羅致之不爲屈欲與提舉常平官亦  
辭請知淮陽軍歲大疫日挾醫問病者藥之遇疾卒淮  
陽人祀以爲土神云

回字景深仙遊人第進士調松滋令荆沔俗用人祭鬼  
回捕治甚嚴其風遂革知鹿邑縣入爲宗正寺簿元符  
中葉祖洽薦爲睦親宅講書與鄒浩友善皇后劉氏立  
浩將論之密告回回曰事寧有大於此者乎子雖有親  
然移孝爲忠亦太夫人素志也浩南遷人莫敢顧回斂  
交游錢與治裝往來經理且慰安其母邏者以聞逮詣  
詔獄衆爲之懼回居之晏然御史詣之對曰實嘗預議

不敢欺也因誦浩所上章幾二千言獄上除名停廢卽  
徒步出都門行數十里其子追及問以家事不答祖洽  
亦坐黜徽宗立召還舊官擢監察御史數日卒年五十  
三岑象求王覲賈易上章乞錄其子恤其家以獎勸忠  
義詔除子渙老郊社齋郎蔡京爲相奪之仍列名黨籍  
誕公亮從孫也孟后之廢誕三與浩書勸力請復后浩  
不報及浩以言南遷誕著玉山主人對客問以譏之其  
略曰客問鄒浩可以爲有道之士乎主人曰浩安得爲  
知道雖然予於此時議浩是天下無全人也言之尚足  
爲來世戒易曰知幾其神乎又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

其正者其惟聖人乎方孟后之廢人莫不知劉氏之將立至四年之後而冊命未行是天子知清議之足畏也使當其時浩力言復后能感悟天子則無今日劉氏之事貽朝廷於過舉再三言而不聽則義亦當矣使是時得罪必不若是酷以貽老母之憂矣嗚呼若浩者雖不得爲知幾之士然百世之下頑夫廉懦夫有立志尚不失爲聖人之清也其書旣出識者或以比韓愈諫臣論誕任亦不顯

陳瓘字瑩中南劍州沙縣人少好讀書不喜爲進取學父母勉以門戶事乃應舉一出中甲科調湖州掌書記

簽書越州判官守蔡卞察其賢每事加禮而瓘測知其  
心術常欲遠之屢引疾求歸章不得上檄攝通判明州  
卞素敬道人張懷素謂非世間人時且來越卞留瓘小  
須之瓘不肯止曰子不語怪力亂神斯近怪矣州牧旣  
信重民將從風而靡不識之未爲不幸也後二十年而  
懷素誅明州職田之入厚瓘不取盡棄於官以歸章惇  
入相瓘從衆道謁惇聞其名獨邀與同載詢當世之務  
瓘曰請以所乘舟爲喻偏重可行乎移左置右其偏一  
也明此則可行矣天子待公爲政敢問將何先惇曰司  
馬光姦邪所當先辨勢無急於此瓘曰公誤矣此猶欲



平舟勢而移左以置右果然將失天下之望惇厲色曰  
光不務續述先烈而大改成緒誤國如此非姦邪而何  
瓘曰不察其心而疑其迹則不爲無罪若指爲姦邪又  
復改作則誤國益甚矣爲今之計唯消朋黨持中道庶  
可以救弊意雖忤惇然亦驚異頗有兼收之語至都用  
爲太學博士會卞與惇合志正論遂絀卞黨薛昂林自  
官學省議毀資治通鑑瓘因策士題引神宗所製序文  
以問昂自意沮遷祕書省校書郎紹述之說盛瓘奏哲  
宗言堯舜禹皆以若稽古爲訓若者順而行之稽者考  
其當否必使合於民情所以成帝王之治天子之孝與

士大夫之孝不同帝反復究問意感悅約瓘再入見執  
政聞而憾之出通判滄州知衛州徽宗卽位召爲右正  
言遷左司諫瓘論議持平務存大體不以細故藉口未  
嘗及人掩昧之過嘗云人主託言者以耳目誠不當以  
淺近見聞惑其聰明惟極論蔡卞章惇安惇邢恕之罪  
御史龔夬擊蔡京朝廷將逐夬瓘言紹聖以來七年五  
逐言者常安民孫諤董敦逸陳次升鄒浩五人者皆與  
京異議而去今又罷夬將若公道何遂草疏論京未及  
上時皇太后已歸政瓘言外戚向宗良兄弟與侍從希  
寵之士交通使物議籍籍謂皇太后今猶預政由是罷

監揚州糧料院瓘出都門繳四章奏之并明宣仁誣謗事帝密遣使賜以黃金百兩后亦命勿遽去昇十僧牒爲行裝改知無爲軍明年還爲著作郎遷右司員外郎兼權給事中宰相曾布使客告以將卽真瓘語子正彙曰吾與丞相議事多不合今若此是欲以官爵相餌也若受其薦進復有異同則公議私恩兩有愧矣吾有一書論其過將投之以決去就汝其書之但郊祀不遠彼不相容則澤不及汝矣能不介於心乎正彙願得書旦持入省布使數人邀相見甫就席遽出書布大怒爭辯移時至箕踞諍語瓘色不爲動徐起白曰適所論者國

事是非有公議公未可失待士禮布矍然改容信宿出  
知泰州崇寧中除名竄袁州廉州移郴州稍復宣德郎  
正彙在杭告蔡京有動搖東宮迹杭守蔡薺執送京師  
先飛書告京俾爲計事下開封府制獄併逮瓘尹李孝  
稱逼使證其妄瓘曰正彙聞京將不利社稷傳於道路  
瓘豈得預知以所不知忘父子之恩而指其爲妄則情  
有所不忍挾私情以符合其說又義所不爲京之姦邪  
必爲國禍瓘固嘗論之於諫省亦不待今日語言間也  
內侍黃經臣莅鞠聞其辭失聲歎息謂曰主上正欲得  
實但如言以對可也獄具正彙猶以所告失實流海上

瓊亦安置通州瓊嘗著尊堯集謂紹聖史官專據王安  
石日錄改修神宗史變亂是非不可傳信深明誣妄以  
正君臣之義張商英爲相取其書旣上而商英罷瓊又  
徙台州宰相徧令所過州出兵甲護送至台每十日一  
徙告且命凶人石慄知州事執至庭大陳獄具將脅以  
死瓊揣知其意大呼曰今日之事豈被制旨邪慄失措  
始告之曰朝廷令取尊堯集爾瓊曰然則何用許使君  
知尊堯所以立名乎蓋以神考爲堯主上爲舜助舜尊  
堯何得爲罪時相學術淺短爲人所愚君所得幾何乃  
亦不畏公議干犯名分乎慄慙揖使退所以窘辱之百

端終不能害宰相猶以憾爲怯而罷之在台五年乃得  
自便纔復承事郎帝批進目以爲所擬未當令再敘一  
官仍與差遣執政持不行卜居江州復有譖之者至不  
許輒出城旋令居南康纔至又移楚瓘平生論京卜皆  
披擿其處心發露其情慝最所忌恨故得禍最酷不使  
一日少安宣和六年卒年六十五瓘謙和不與物競閑  
居矜莊自持語不苟發通於易數言國家大事後多驗  
靖康初詔贈諫議大夫召官正彙紹興二十六年高宗  
謂輔臣曰陳瓘昔爲諫官甚有讜議近覽所著尊堯集  
明君臣之大分合於易天尊地卑及春秋尊王之法王

安石號通經術而其言乃謂道隆德駿者天子當北面而問焉其背經悖理甚矣權宜特賜諡以表之諡曰忠肅

任伯雨字德翁眉州眉山人父孜字遵聖以學問氣節推重鄉里名與蘇洵埒仕至光祿寺丞其弟汲字師中亦知名嘗通判黃州後知瀘州當時稱大任小任伯雨自幼已矯然不羣邃經術文力雄健中進士第調施州清江主簿郡守檄使涖公庫笑曰里名勝毋曾子不入此職何爲至我哉拒不受知雍丘縣御史如東濕蕪民如傷縣枕汴流漕運不絕舊苦多盜然未嘗有獲者人

莫知其故伯雨下令網舟無得宿境內始猶不從則命東下者斧斷其纜趣京師者護以出自是外戶不閉使者上其狀召爲大宗正丞甫至擢右正言時徽宗初政納用讜論伯雨首擊章惇曰惇久竊朝柄迷國罔上毒流播紳乘先帝變故倉卒輒逞異意睥睨萬乘不復有臣子之恭向使其計得行將寘陛下與太皇后於何地若貸而不誅則天下大義不明大法不立矣臣聞北使言去年遼主方食聞中國黜惇放箸而起稱甚善者再謂南朝錯用此人北使又問何爲只若是行遣以此觀之不獨孟子所謂國人皆曰可殺雖蠻貊之邦莫不以



爲可殺也章八上貶惇雷州繼論蔡卞六大罪語在卞  
傳建中靖國改元當國者欲和調元祐紹聖之人故以  
中爲名伯雨言人才固不當分黨與然自古未有君子  
小人雜然並進可以致治者蓋君子易退小人難退二  
者並用終於君子盡去小人獨留唐德宗坐此致播遷  
之禍建中乃其紀號不可以不戒時議者欲西北典郡  
專用武臣伯雨謂李林甫致祿山之亂者此也又論鍾  
傅王瞻生湟鄯邊事失與國心宜棄其地以安邊息民  
張耒黃庭堅晁補之歐陽棐劉唐老等宜在朝廷上書  
皇太后乞暴蔡京之惡召還陳瓘以全定策之勳時以

正月朔且有赤氣之異詣火星觀以禳之伯雨上疏言嘗聞修德以弭災未有禳祈以消變洪範以五事配五行說者謂視之不明則有赤青赤祥乞攬權綱以信賞罰專威福以殊功罪使皇明赫赫事至必斷則乖氣異象轉爲休祥矣又言比日內降寢多或恐矯傳制命漢之鴻都賣爵唐之墨敕斜封此近監也王覲除御史中丞仍兼史官伯雨謂史院宰相監修今中丞爲屬非所以重風憲遠嫌疑已而覲除翰林伯雨復論曰學士爵秩位序皆在中丞上今覲爲之是諫官論事非特朝廷不行適足以爲人遷官爾伯雨居諫省半歲所上一百

八疏大臣畏其多言俾權給事中密諭以少默卽爲眞伯雨不聽抗論愈力且將劾曾布布覺之徙爲度支員外郎尋知虢州崇寧黨事作削籍編管通州爲蔡卞所陷與陳瓘龔夬張庭堅等十三人皆南遷獨伯雨徙昌化姦人猶未甘心用匿名書復逮其仲子申先赴獄妻適死于淮報訃俱至伯雨處之如平常曰死者已矣生者有負于朝廷亦當從此訣如其不然天豈殺無辜耶申先在獄鍛鍊無所傳致乃得釋居海上三年而歸宣和初卒年七十三長子象先登世科又中詞學兼茂舉有司啟封見爲黨人子不奏名調秦州戶曹掾聞父謫

棄官歸養王安中辟燕山宣撫幕勉應之道引疾還終身不復仕申先以布衣特起至中書舍人紹興初高宗詔贈伯雨直龍圖閣又加諫議大夫采其諫章追貶章惇蔡卞邢恕黃履明著誣宣仁事以告天下淳熙中賜諡忠敏

論曰劉安世復文彥博之言時年尚少然其言卽元祐之初政而司馬光之用心也鄒浩諫立劉后反復曲折極人所難言二人除言官俱入白其母母俱免以盡忠報國無分毫顧慮後患意嗚呼賢哉陳瓘任伯雨抗迹疎遠立朝寡援而力發章惇曾布蔡京蔡卞羣姦之罪

宋史卷三百四十五 列傳  
無少畏忌古所謂剛正不撓者歟

宋史卷三百四十五